



續藏書卷十七

經濟名臣

少保倪文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恭陵



公名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正統四年進士歷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天順元年晉學士侍東宮上大學諸直解又明年考順天鄉試勢家子弟不獲倖進造飛謗誣公謫戍開平八年赦還外艱去歷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文僖文僖嘗奉命祀北嶽夫人姚夢緋袍神入室生公因名岳公瓌偉秀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為文敏捷若不經意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為編修考校纂綴精

詳安雅進講。上前敷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上喜歷陞侍讀至學士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禦利害無不諳暢每大廷集議公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公裁定公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春容鬯達下至瑣屑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飛成化二十三年茂陵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爲尚書公爲侍郎疏言上詔可耿公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公每見公疏稱善不啻已出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咸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進左侍郎會災異求言與尚書共疏寅畏天戒七事未幾復陳八事守嶺南內臣韋眷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公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不許通斥還貢物六年代耿爲尚書內臣韋泰傳旨召國師領占竹子四川公抗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僞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羣聽馬鈞陽言成化間累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公言成化二年度十三萬二千有奇十二年一萬三千有奇二十

二年二十二萬四千有奇十年一度國版日耗宜立嚴科
痛加條革如文升議便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
保未幾改南兵部叅贊機務十一年清寧宮災條上修省
二十八事十三年召入吏部爲尚書公才學識量優於
經濟於諸卿中唯推遜馬鈞陽至論國事亦不肯苟徇先
是弘治六年鈞陽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
京南公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
改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
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
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公議良是十四年卒贈少保諡
文毅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諡文自公父子始文集
並傳自王忠文後再見云公奏議多不錄錄其論西北備
邊事狀略云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訛加思蘭
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裏之地
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寨安邊
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
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
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
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
者挫衄怯懦者退避旣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

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
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旣安遂無去志虜勢
不輯邊患不寧上屢廟慮遣將徂征奈何四年三舉一
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優游朝行
輦帛輿金克物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
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拾彼器械虛張勝勢
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
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爲解考其功籍所載
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
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卽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

深非細故也况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隳邊
兵之功望敵奔潰又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
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
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
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
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旣遠往返不逮人心厭於轉移
馬力罷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吭兵家奧
策精銳旣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
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
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

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
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東
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輸將不
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
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
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
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
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級日濫鹽法
日沮而邊儲不克如故也又 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

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

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
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
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 朝廷有糜廩之虞士
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
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
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
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
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敝而
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 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
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徃徃紛紜據指掌之圖肆

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
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
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比以爲之守必須
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
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
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
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
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
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
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
履險徼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
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旣無城郭之居亦無委
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
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
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
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朶
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
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
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旣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
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

皆受之於天。於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拯。此實寡謀。故爾大謬。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書生典兵。謂詢謀爲無益。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執己意而不回。處置平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旣爲苟且之舉。已損威而失信。近之議置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起釁而示怯。違居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弛兵機。上隳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

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卽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其論邊漕略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卽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土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太保周文端公

專

裕陵

茂陵

恭陵

康陵

公名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父瑄，字廷玉，陽曲人。宣德乙卯貢士，初主事刑部，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尚書寬大，詳雅，修髯長身，善議論，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寧。卒，謚莊毅，贈太子少保。公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泰陵東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言太子勞，公宜跪請。東宮坐聽，公不從。弘治二年，侍郎禮部條奏皆傳經義，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議不得允。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上言，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

止貢獻斥樂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上踪跡此
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寔具草公曰疏草本出
經卽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執
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粥兩淮准給
中官鹽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
稅又執不與上悅公言併停織造大同缺戰馬鈞陽請
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馬各有司祖訓六部不得相壓
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
馬給事中魯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
倉公曰國用不足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賚齋醮
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
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公又執不肯發內
靈臺奏增酒掃卒當給月廩公再疏竟不與修清寧宮調
役山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歎民貧不可輒動請以戶部
羨銀顧役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數百頃詭賜額并得旁
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洳
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卽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苟指
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爲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
分外戚不宜獨優又聞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
還民壽寧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

爲東宮莊者。上念公言，擲其奏，抵罪。十二年致仕。康陵卽位，起南戶部，憂去。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保，諡文端。公初在清散，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務，守正應變，剴裁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

太子太保劉公

忠宣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大夏，字時雍，華容人。舉鄉試第一，明年爲天順八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當留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員外郎，進車駕司郎中，還爲職方司。大夏之郎中職方也，明練於天下事，所奏覆多當。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

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威寧伯比創邊釁，大夏敬抑緘之，不能時時扼腕。安南黎灝破，侵占城地，西略諸土夷，敗於老撾。中貴人汪直欲乘間討之，使索英公下安南，贖大夏。匿弗予，尚書爲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寡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朝鮮貢道由鴉鶻關，迂迴數十程，奏請由鴨綠江，便。大夏謂由鴨綠江，便，誰不知顧迂之，而待今日，殆有微意，乃勿許。尋大同師失律，倉卒告警，大夏規調兵食有餘，太宰才之，欲以爲少司馬，不則太僕卿，而大夏亟請外，得福建叅政。已遷廣東右布政使，嘗過崖山，弔大忠祠，及宋慈元后陵，泫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

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稱乃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浙江左布政去廣東陳獻章以道學自命少許可獨與大夏善嘗稱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於今人中卽古人亦未易當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詔進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河祀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議洶洶大夏不動乃自上流孫家渡䟽其壅可三十里復䟽四府營之壅可十里聯長隄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河就馴運艘無滯功重而費輕逾於徐有貞甚璽書褒賞入爲戶部左右侍郎十年出治邊餉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公

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卽中貴子弟不禁也蓋往時糴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卽欲收糴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而私家有餘財矣十一年三上章乞致仕歸築草堂居之天下因稱曰東山先生十三年廣東西督撫缺卽家起右都御史其吏人思大夏遺愛鼓舞稱慶大夏亦精

心無倦一時肅然盜賊衰止在廣東西一歲所再求去皆不許十五年召爲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旣廷謝上御幄殿召問之曰朕數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歛俱有常何至今日獨言民窮財盡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臣在廣時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上曰卿嚮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徵歛可一一議而革也於是上益察知大夏廉且練事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上嘗常朝坐金臺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珊而

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時虜數犯邊而太監苗達者在廷綏嘗搗虜營妻子有尅獲乃以捷聞上器

之密謀令帥師搗虜而問於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達乎延綏至今少息肩矣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之從征將士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噍類也上曰卽爾太宗何以屢得志於虜大夏對曰陛下神武故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且其時淇國公一小違節制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唯有守耳戴珊亦從傍贊決上遽曰徵二人吾幾爲所誤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大夏語及

之大夏對曰法司持法任怨而使以恩歸上初未足深

怒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為天子臯陶為士

師執之而已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

竟允珪請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大夏曰嚮者臣但

言民窮而卒窮殆甚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

乃窮甚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宅困又不止此且

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上歎息曰朕在位久

不能知何稱為人主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言軍民弊政

莊浪土帥魯麟為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疆徑

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

之散地者上問大夏對曰彼虐不善用其眾無能為也

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為疏獎其先

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卒怏怏病死上復謂大夏京

輔左右肘吾欲各宿兵其地大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定

操卒萬人還之鎮以為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為

東衛報可中貴人監京營者恚失兵造飛語揭之宮中

上示大夏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子不利於失

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對曰臣無暇及他鎮

臣在廣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

餉何以不乏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已久安能遽削今

至世廟時乃盡削之知承

傳之徽英主亦未能遽達也

必令庶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司禮監

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 上面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

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 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

我在何憂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中貴人苗璋

恃風貴耻不肯與選 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夏不至即

參奏大夏曰如前旨何 上曰吾雖意許之未發也何謂

旨既而璋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參上 上切責璋示若

逮繫者而姑宥之 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

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於此二曹大夏曰上

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無何特勅兵部侍郎同給

事御史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

大夏者矣 上嘗語大夏一侍郎才是任艱大大夏不對

再言之又不對 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

對者是也既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 上曰劉健亦稱之

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 上又言健復稱其

鄉人某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媚

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 上自是益信大夏與戴

珊賞賚金幣肴醴無虛月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 上

一日召對良久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

卿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庶且屬

毋廷謝恐宅入或缺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上不見次日論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糾故已之且恐汝同列有忌者珊以老病乞骸骨屬大夏一從史
 上謂珊卿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為言珊實病且用
 身率先御史而病弗勝御史當見彈射不便 上曰主人
 留客堅客且為強留珊獨不能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
 何忍舍朕已泫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出而相謂
 曰死此官矣俄而上崩 武宗立上少而從左右為俠
 遊幾已露時戴珊已卒大夏與馬文昇相繼乞骸骨詔進
 大夏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賜 璽書乘傳續廩給夫瀕行

又賜白金彩幣寶鑑而郎中李夢陽為東山草堂歌語跌宕悲壯天下傳之大夏歸未幾而逆瑾亂政與中貴人修
 大夏郅劉宇又微聞造膝事術之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
 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廣西上帥岑濬事波及
 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識不識咸惜大夏先帝
 朝遺老濬不反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然無敢
 以語瑾者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瀟言檢律劉尚書無
 死罪瑾慢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時居內閣首婉
 解之又瑾所使使誦大夏家實貧始永成甘肅衛瑾誅赦
 歸悉復其官爵於是言官交薦大夏謂當併復其廩秩而

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大夏不許大夏杜門教子弟耕稍
羸卽以貸予姻族天下猶以其存亡爲重輕居數歲卒壽
八十一言官復推大夏 詔予祭葬特贈太保諡忠宣

鄭端簡曰修 清寧宮有旨下部役軍萬餘人公請減十
五督工者訴上 上令內臣語內閣擬旨詰責洛陽曰惜
軍力兵部職近劉尚書輒以老辭 朝廷下溫旨勉留尚
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故辭更於何處得如此人用
內臣以告 上欣然如公議嘗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
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啟朕公
對不敢 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 上曰卿與朕

論國事豈孜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 朝廷以揭帖顯行
何異前代斜封墨勅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
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 上
稱善又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 旨釋李夢陽中外權

呼 聖德如天地 上曰夢陽指斥戚畹且語言狂妄朕
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 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撻
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卽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朕
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一日 上召公入

御榻前 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公對
久欲起不能 上命太監李榮掖公出榮且扶且請曰吾

輦行事多失，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公曰：聖上天性聰明，某今日求退。上曰：李榮每稱卿，某於老太監踪跡踈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上崩，公慟哭不能起。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年，瑾專政，三年夏，逮詔獄，謫戍肅州。四年，至河西，買墓地。五年，赦歸田。八月，瑾誅，復官致仕。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無不盡心。李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

弇州外史曰：弘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遷、六曹則耿裕、倪岳、余子俊、周經、張悅、戴珊、閔珪、韓文侍從，則楊守陳、吳寬、王鏊、方鎮、則秦紘、王越，要未有如三君子之灼灼者也。恕直諫重天下，然不難於孝宗而難於憲宗。孝宗仁君也，然而頗以齟齬終，豈非所謂事君數，斯辱也耶？文升數更中外，歷權寄不屈不脛，蓋以才力勝。大夏仁心爲質，道揆法守，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之風。所恨造膝之語，少有傳者。

李夢陽送大司馬劉公歸東山草堂歌曰：東山有草堂，縹緲雲嶠孤。前對祝融峯，下瞰巴陵湖。明公昔時此堂居，麋鹿熊豕當窓趨。洞庭日落風浪湧，倒影射堂堂欲動。慘淡

誰聞紫芝曲、獨善不救蒼生哭。先帝親裁五色詔、老臣曾受三朝祿。此時邊徼多戰聲、曳履謁帝登承明。謝安笑却淮淝敵、魏相坐測單于兵。九重移榻數召見、夾城日高未下殿。英謀密語人不知、左右微聞至尊羨。自從龍去不可攀、公亦卧病思東山。湘娥含笑倚竹立、山鬼窈窕堂之側。上書苦死只欲歸、聖旨優容意悽惻。內府盤螭縷金織、賜出傾朝皆動色。白金之錠紅票記、寶鈔生硬鴉翎黑。崇文城門水雲白、是日觀者塗路塞。城中冠蓋盡追送、塵埃不見長安陌。人生富貴豈有極、男兒要在能死國。不爾抽身早亦得、君不見漢二疏千載想慕傳。畫圖卽如草堂何處無、祿食覩竊胡爲乎。乃知我公真丈夫、嗚呼乃知我公真丈夫。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

事

裕陵

茂陵

恭陵

公名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三年、御史督學南畿。十四年、督學陝西。爲按察副使。二十年、陞浙江按察使。尋陞福建兩布政使。弘治二年、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窟流聚爲利。公刻日令自首、嚴練兵伍、自製爲營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脅從千餘人。事遂定。四年、陞刑部侍郎。九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改左都

御史上親鞫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開析天威頓蹙上知公清慎每延宣接膝面咨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公不覺泣下上亦爲動容一日公私懇華容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得瞑目公同年友受知主上獨不爲我言乎一日上召華容議事畢因問珊病華容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矜允上曰渠情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日爲彼達情悃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華容以上語

告公汎曰吾不得返家矣十八年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諡恭簡公奉職守法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敷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

事 裕陵 茂陵 恭陵
康陵

公名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八年進士父洪進士爲御史沒於土木公少有奇氣里中有竹樹爲帷公年七歲卽指揮羣小兒盡斬去入翰林爲庶吉士與華容同出兵部爲主事歷郎中華容醇亮端恪公方毅坦直並負時名成化十一年叅議浙江景寧有礦盜衆且議用兵公力請撫執十二人寘法餘悉解散弘治元年左布政使湖廣三年

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憂去六年復山西巡撫奏增解池鹽課補藩祿餉大同多折色民困公請太原北可車行者致米八年改陝西會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鈞陽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公果授計山中父老縛妖僧至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年左右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盡斥武臣諸貪刻者時例漕司負筭假銀太倉稍寬其息明年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尾負益積公曰下剝上攘漕是以窘國貸取息大非政體築高郵湖隄溝殺水勢又築隄寶應十四年改南臺與林瀚林俊章懋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遷南刑部尚書尋召還內臺上知公名與華容鈞陽浮梁同心放職一時並稱名卿正德元年瑾矯旨逐公歸田又明年公病且革儼衣冠揖家廟退終正寢公丰采凝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賁飾吏治贈太子少保諡簡肅

尚書黃文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恭陵

公名孔昭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爲屯田主事察友忌公嗾奸吏誣奏事竟白同寮坐傾險去官公以故譽益起陞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歷陞文選郎中汲汲以人才爲慮嘗曰國家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矯激沽名以閉

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而知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品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勢家干請欲用其私人輒力言不可公亦不妄交游

陳恭愍謝文肅獨以道義相好奉詔薦應天府尹樊瑩福

建按察僉事章懋文肅言公在文選賢者之用心每如此每見其喜則知賢者

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

始終不少變陞右通政通政五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三

原屢薦公竟未及柄用而卒張莊簡稱公學純志潔公正

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嘉靖中贈

禮部尚書諡文毅子備亦爲文選郎中備子綰官生論大

禮歷官禮部侍郎遣使交南陞尚書未行落尚書以待郎

致仕

太傅韓忠定公

事

茂陵

秦陵

康陵

公名文字貫道洪洞人母妊夢紫衣人言與爾文潞公已

而生子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爲給事中工科劾都御史

王越薦故吏兵尚書李秉王絃語頗涉兩宮越又附汪堅

以故逮文華殿考訊幾死出爲湖廣叅議累官都御史侍

郎南兵部尚書 秦陵知公召爲尚書戶部時時召見公

一日顧公長歎公頓首謝不職 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

撓沮今邊儲日急奈何公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

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
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乏人 上盡行其言 康陵初
卽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 上大馬鷹兔舞唱角觝
廢萬幾公每朝退輒泣屬吏李夢陽說公大臣義共休戚
徒泣何益比言官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
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
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乃具疏以進曰臣等待罪股肱值
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
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
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

巧爲淫蕩

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

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媿褻無復禮體日遊不
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
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
人唯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
皆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
雖將此輩葢粉菹醢何補于事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
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
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
累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旣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

憚爲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
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
保靈長之業疏入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初閣老持言
官章不肯下閣瑾等窘已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上
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明日
忽召諸大臣入洛陽語王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
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先生愛
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處是日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猶
不肯下瑾等無奈何乘夜繞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微

上恩奴儕且祿餵狗上色動瑾等益復伏地痛哭不止

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
耳有則唯上所欲爲誰敢言者於是上立詔瑾入司

禮監連斥洛陽餘姚二閣老自是瑾益專弄權矯詔奪公
官二子士聰士奇皆削籍又矯詔逮公詔獄欲殺公會
有投匿名書者事不果坐贖米先後三千石破公家瑾誅復
官致仕永陵卽位羣臣交薦加太子太保賜諡存問曰
起文彥博於九袞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于百代之後
家慶彌長卒贈太傅諡議稱公愚同審子而竟保其身老
似武公而不弛於學諡忠定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

事

茂陵

恭陵

康陵

公名瀚字亨大閩人成化二年進士爲翰林編修歷陞諭德弘治三年爲祭酒公爲祭酒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故事祭酒膳役銀歲且百公悉貯官構祭酒公署及監中諸師儒寓舍九年進禮部侍郎掌監事十二年入吏部爲侍郎明年爲南吏部尚書會災異率羣僚陳十二事時有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生夤緣傳奉授中書舍人者公上疏申救御史乞寬宥以全風憲之職收回中書舍人成命以杜倖進之門不報十七年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明年甲子請老正德元年冢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公學優才膽剛方貞介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是時逆瑾側目方正士會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公獨往送贐俸金且議上章直諸言官瑾聞之恨勒科道招詞逮公爲黨矯詔降浙江左叅政致仕瑾恨未已復矯詔指公與大學士劉謝尚書韓文等爲姦黨瑾誅復尚書致仕按察副使陳伯獻嘗稱公賤者卽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卽之不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卽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非意相于者卽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諡文安子庭樾嘉靖中爲工部尚書諡康懿庭樾弟庭機官南京禮部尚書庭機子爌亦爲

南京尚書禮部機與爌三世皆爲祭酒爌孜孜不倦教誘後進唯恐有忝祖德蓋慈仁謙厚允矣君子弟煙亦舉進士爲兩司三品大官庭機與爌皆宜諡文庭機文康爌文懿當矣

尚書王文莊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鴻儒字懋學南陽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公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史者嘗致公佐書府中知府段堅見公書顧竒史史對曰史里人王生書也堅卽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卽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

曰此生文章經世非直舉業未幾發解河南第一筮仕南京戶部弘治九年僉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提學在晉九載泰陵勵治思賢嘗召見華容論人材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正德改元乞致仕賜誥四年家拜

國子祭酒不數月憂去七年又拜南戶部侍郎十年召入吏部歷左右侍郎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完有才名與宸濠通公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公賢可師法完意不說十四年三月陞公南戶部尚書是歲六月宸濠反完敗公出督餉留都至九江聞變溯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

聞康陵南巡，益憤憊，疽發背卒。諡文莊。公博聞多識，凡祖宗設政任人及先輩立朝行已，歷歷能言。至論時務，要決成敗，可否通窒，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也。段太守蘭州人，治南陽，脫略簿書，宣導化理。公及舉人張景純皆太守所識拔。弟鴻漸亦舉河南鄉試第一。官至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廉靖有吏才。

副都御史陳公

公名鏞，字宗之，系出會稽。大父嵩以通天宮學徵赴南京，占籍欽天監。父獻繇，鄉舉，爲豐城教諭。公賦質卓穎，少受庭訓，以文行聞。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人，丁未成進士，授禮

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山東提學副使，爲人明敏，有吏幹。董學時，校閱精覈。公廉詳慎，終始如一。諸生登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輯泮泗誌，振發士習。諸生感其風誼，典起成就者甚多。齊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晉江西叅政。庚午，晉湖廣布政使。會漢沔盜起，流劫郡縣，民之貧無賴者，蟻附其間，徒黨日衆。公設方略，督官兵，以次討平之。餘賊未盡，朝廷卽晉公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公曰：良民可驅而爲賊，顧不能還賊爲良民乎？於是移檄諸郡，脅從者不治，湖湘素服。公威信見檄，卽盡散歸農。蓋負固阻深者，咸喁喁有更生之樂矣。壬申，以疾乞

歸命未下而卒。所著有矩庵漫藁。金陵人物志。行於世。弟欽。字諒之。蚤負文譽。與兄鎬齊名。成化丙午丁未。同登科。甲授南武選主事。署選軍政。秉持清格。峻拒請托。豪貴者側目。咸思中之。會武庫郎婁性被誣。下獄取勘。同部人皆搖手避。莫敢暴白。公獨奮身。疏其冤狀。詔并逮公。同繫者二年。婁病日寢。賴公屬旋之。得不死。久之。婁乃獲免。而公亦以此名聞天下。出知廣平。廣平為畿輔要郡。簿書填委。公洞達民隱。臨事果決。至則踔厲風發。百廢具興。以時巡行屬縣。問民所疾苦。庶有司賢不肖。而勸懲之。有望風解印去者。郡人號為陳母。弘治乙丑。入覲。吏部舉二千石卓異者十人。請加宴賚。公首與焉。晉廣東提學副使。條教甄別。士方嚮風。以疾卒。時論惜之。公嚴毅方正。所與游必當世名人。於物非其義不取。服官二十年。樸素一如寒士。讀其文。典則閑遠。知其於忠愛孝友甚隆也。司寇顧公璘刻其自菴集四卷。海山聯句集四卷。今行於世。

都御史王公

事 茂陵 恭陵 康陵

公名雲鳳。字應韶。和順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弘治十年為祠祭郎中。疏論中官李廣及異端左道倖進者。是歲十二月朔。駕自郊壇還。坐事謫陝州知州。編修劉瑞上疏言副使楊茂元才識優長。持憲得體。郎中王雲鳳守官廉正。持

行清介相繼獲罪乞早賜召用十一年僉事提學陝西十五年改副使提學正德四年爲國子祭酒明年改南通政是歲請告七年起家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益奮發才氣日夜理邊邊吏憚其威逾年憂去十年又起家副都御史理鹺淮浙亡何上疏乞休嘗移書吏部尚書楊文襄曰山中屢聞讜言近留王昂一疏人尤傳誦昔唐介貶數月兩轉未久復殿中侍御史王昂旣不獲留推薦超擢在公筆端每恨李文達公近稱賢相然羅一峯淪落以死岳蒙泉坎壈終身極貪陸布政顧得超拜尚書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切切恐奔趨富貴譚談利達者相見輒稱功頌德乞憐求官直諫之言無由上達雲鳳疊辱薦藁感激慚懼敢不布其愚今兩耳並聾百藥不効只得耕田納稅養親讀書唯俯垂憐念使狝鹿魚蝦各得其性幸甚公當官孤立直行已意以故上下多齟齬家素貧遭逆瑾誣贖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山西巡按言公忠義廉節請周其家

尚書林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俊字待用福建莆田人少力學有文成化中以進士授刑曹主事日習法執比櫛密而卒歸之平恕時上方寵僧繼曉及寺人梁芳俊以災異上疏曰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

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薄蝕、野熊入城、鑒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騷擾、戍卒怨咨、然臣愚謂此手足之疾耳、未甚害也、山西河南、連年飢荒、而關陝尤甚、人民流徙、被于荆襄、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倉廩懸磬、拯救無法、樹皮草根、採取盡竭、飢殍盈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隕涕、而撫按三司等官、肉食其地、顧盼徘徊、專事朦蔽、民飢至此、漠不爲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也、謂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卽遣才力大臣、及科道廉能官、分賞帑金、馳詣近地、其臨清起運及鄰封蓄積之糧、聽令輿車裝運、蕪程以行、隨在贍濟、則未死飢民、抑猶可及濟也、抑臣又有說焉、孟子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不辟、臣說一行、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彰陛下爲聖明納諫之主、奠億萬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一身、臣何惜一身之禍而不爲、陛下陳之哉、臣聞修養之說、佛氏之教、惟誕無稽、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誣每見於漢唐宋史之間、可考也、妖僧繼曉、市井無賴、猥挾邪術、詐欺楚府、竄身逃罪、潛住京師、多方夤緣、致蒙聖眷、敢復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造寺塔、是必繼曉小人、過爲

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綿國祚彌昌民命咸永邊疆底寧以此陷陛下也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教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盡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然且不爲况萬無是理而有天害也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位予將焉戰夫鶴之好未害其失人若此臣懼夫不斬繼曉異日之禍誠恐未涯也然薦之者梁芳芳傾覆陰狡引用邪佞附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若趙高奢侈若石崇數年間以進貢買辦爲名盜國帑藏貲財山積尚銘汪直未能或先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夫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爲疾爲病臣切爲身危之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下及閭井飢餓之民咸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無一人敢以此言進者獨惜官而畏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而以爲陛下仁聖之累耶下詔獄謫判姚州弘治初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大佛歲時集士女以金泥其面俊行部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電損稼俊與之約積薪伺之果電卽止已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

輸官償民逋毀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撤其材新學擢湖廣
按察使風儀整肅屬吏不敢犯會境內雨雪震電引咎疏
時政言貴州調官軍軍苦戰聞民疲轉輸德安安陸創造
興岐二王府吉府復增修蓋工役浩大費動鉅萬民不堪
命且府大則心侈侈則驕驕則踰分府大則難于創蓋而
又難于修葺又居人難克疾疢易生臣謂興岐二府宜小
而不宜大吉府宜修而不宜蓋乞循寧襄德故事勿用琉
璃及白石雕闌爲著例不報俊引疾乞休不待報竟歸得
允後以言官薦拜僉都御史巡江時陝西地震水涌俊疏
言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唐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

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

遠佞幸親賢士大夫語甚明切時毅皇帝在青宮上

嗣胤未廣俊特以爲言已又疏言昔殷武丁爲太子父小

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其在祖甲高宗也亦然漢

宣帝少居民間涉艱虞故能周悉民情爲守成令主蓋處

境太順驕惰易生未必福而伏禍也今農畝細民家無十

金之產猶慎教子以守先業况太子國本天地祖宗華

夷所付託耶今皇太子年踰幼學趨向大幾正決於此

而多處宮中少就外傳非古人早教豫養之意也乞召禮

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瓘南光祿少卿楊廉克講讀官其

資序不合實行可取如致仕按察副使曹時中渾厚澄瑩粹然和氣處士劉閔恭慎醇粹學行高古于勸講宜稱仍乞禮致時中使爲官僚而令閔以布衣入侍更勅各部翰林院科道官精訪純德雅望之人以克則涵養薰陶宜有裨益而推立教之本於聖躬已屢疏乞休又薦時中自代不允以左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時江西歲飢盜起條災異預備奏均徭里甲賦稅事宜所至宣上德汰官弊問民疾苦以風俗教化爲大務賑荒鋤魑褒表賢孝一主于阜俗靖民雖險僻山縣未嘗見上官至者靡不畢造撫循勞來吳城毛竹弘山賊巢單車深入平之一省以安民至今追頌時寧庶人貪猾爲伎害取祿米過倍官校豪奪民利俊至約束之不爲動奏請定祿米歲額布政司徵收貯庫每季長史司支領爲著令已濠奏府殿請易琉璃瓦俊力言當斷以大義毋涉吳王儿杖之賜濠大恨時濠雖暴橫然未有逆萌或以爲過後卒反人服其先識內艱歸陞副都御史再撫江西俊恐爲濠所掎斫力辭不赴四川盜僭王號賊藩省大臣起巡撫四川宣布威德勦撫並行四川平會瑾誅上疏言昔夙沙衛殺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以爲功出關寺國爲無人也今賊瑾謀逆危于千鈞一髮而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永傷文武之

無人也。文武無人，以陛下信文武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如永，豈不能早發其奸，致危迫若是耶？今瑾雖誅，黨魁猶在。終日失刑，請擇宗室育宮中，而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許進等，以修復舊政。意指斥用事者，故大臣交忌。旨下，請責時諸邊征勦，宦者必屬其子弟。私人寄兵籍冒功，俊一切拒絕。權幸愈益，惡會與總制洪鍾忤，乞致仕。忌者謂盜衰易與，無所事。俊可其奏，命下朝論大駭。蜀人號哭追送者數千人。俊去蜀，而兩川之寇復作矣。寧庶人反，俊聞報，卽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鏡，并抄火藥方，手書與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勉令竭忠討賊。時言官交薦不起。嘉靖初，天子在藩邸，知俊名，入繼統，召起工部尚書。疏三辭，敦促轉刑部尚書，未至，卽疏。祖宗親儒臣故事，乞傾心延接，加意採納，使邪念消，妄心息，驕氣平，以出政布令。又言：今太倉之儲盡于無名之冗食，小民之蓄盡于無名之誅求。陛下初詔所革，皆其壞極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往往稱不便。冀萬有一更，誠更之，則諸所革者盡復，而天下之公議廢矣。又言：移風易俗，乞身先率之。士大夫先奉行之，成約質渾樸之風。旣至，命侍經筵，會暑罷講。俊疏言：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且言學。貴緝熙，禹惜寸陰，經筵聽講，頗不謂勞。文華清燕，亦不謂

熟如 陛下天稟全智、年方志學、願毋輒罷廢、又舉古師
臣坐講故事、以廣 上德、 上嘉納之、後在位、于親大臣、
勸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數數爲 上言、諸正德中結權倖、
干政納賂者、通政張龍廖鵬、齊佐王獻俱奏伏法、時內使
葛景盧、良太監劉寶、左少監李朝用、奉御劉孟陽、諸不法
事連發、爲科道所糾、旨勿問、下司禮監發落、俊具言法立
于 祖宗、守于 陛下、而奉行于法官、諸葛亮有言、宮中
府中俱爲一體、臧否賞罰、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
官邪、齊民志也、今法于內臣親屬者、俱得免、是法獨行于
外、而不行于內、今雖 陛下盛德、左右革心、萬一有作奸
犯科、而無法以制之、其流之弊、安可止耶、竊揆 陛下見
近日叅論內臣之多、以人情不甚相遠、論細謹內臣豈無、
縱恣外臣難免、而近日叅論、意必外臣有輕重于其間也、
竊惟大小臣工、有六年之考察、三載之黜陟、而又有科道
之糾劾、有撫按二司之摧擊、一干吏議、終身不齒、不三數
年、而沙汰去者數千人矣、是皆內臣所無、而內臣犯法、事
無大小、法皆具奏、故 陛下祇見叅論之多、而不知爲執
法之平也、惟 陛下下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治、 上不
聽、案宦豎私人獄、且具內降送鎮撫司、俊奏言 祖宗設
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大小罪犯、無不畢由錦

衣衛謂之親軍，所以偵伺機密，察奸細，鎮撫司則鞫訊大盜妖言者也。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獄具，申鞫刑之禁，並送法司。列聖恪遵，無易自劉瑾、錢寧以所忌惡付鎮撫文致成獄，此法之所以壞也。今宋鈺所告太監文事不待法司問結而輒送鎮撫，非祖宗之舊也。疏上，獄竟付鎮撫，後復言此途一開，恐後有重大獄情，皆將板求內降以圖幸免，將亂階始此。上怒，詰責，後以不得其職乞致仕，疏八上乃允。俊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用兵以殺降為大戒，以撫綏為上策，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隸金，不發公廩，蕭然若寒素。深厭末俗侈汰，以身為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每推先焉。及遭疾，遺表薦尚書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柟，宜留輔德。襄大政云。

少保李康惠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公與諸兄郎中承恩、評事承芳、貢士承箕、承顏各修勵行業。公初知太湖，為南京主事，刑部、歷戶工郎中，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驕藩，內外孔棘。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瑯琊岸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詞謀，繕壁壘，扼溪澗，進與賊戰，擒胡雪二纜。

勤修邊

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公諭降健賊王奇約內應
夜引兵舉火爲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公卽上疏
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諫
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
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
源大敗遁去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十
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
開邊虜輒攜貳擾我開原懿路蒲河三城極殘破公修築
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墩堡百八十一所屯
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墾樹木

爲阻固東圍稍寧進公俸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公南
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
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
敏公提督團營公惡郭勛驕縱翦其羽翼勳愬公欲并中
胡端敏公辭營務不允八年尚書兵部當是時田州岑猛
叛用兵兩廣騷動芒部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搖河
西小王子歲入塞公與端敏公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
頗戢公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
勇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破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
賸民膏血大蠹衆束手閉目莫敢何問者公恃上聖明

一且剪剔去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官
府一體請官軍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
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
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執言往歲
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
市之賊卽太監曹吉祥也上從公議公楚人有名上
稔知幾欲用爲吏部尚書是年春克正使冊九嬪晨起趨
朝暴疾卒贈少保諡康惠公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
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發子救益府長史

筆記曰李承勛二十舉進士爲太湖令有聲入拜南京刑

部主事六載滿始遷戶部員外郎陞虞衡郎中出知南昌
府時瑞饒諸屬邑高安姚源東鄉華林瑪瑙越王仙女雞
公宴章法城盆田石馬新安盜互起執叅政趙士賢吳廷
舉各道兵促縮不敢進承勛獨前進破賊於山麓又破之
於邑門斬首幾六百平五寨華林賊丁大全等敗我副使
周憲殺之承勛單騎入憲軍寢其牀衆乃定賊黨王奇來
聽撫搜得其表刃縱使還奇愧激偕同黨陳羅降復約舉
火爲應承勛乘之賊大潰俘斬四千五百搶散者二萬餘
賊平俄而姚源王浩八復叛承勛復討獨有功時吳廷舉
在賊所誘其下共劫酋魁降而中官黎安忌二人名誣下

獄廷議白承勛枉超拜浙江按察使遷陝西右布政使轉
河南左布政武宗末以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地北隣朔
漠南枕滄溟東臨鴨綠與朝鮮界而開原孤懸絕域密邇
奴兒干黑龍混同禿魯艾葱東西金山諸夷窺伺者衆承
勛奏請築邊牆而賊不時撓我難就於是使別將馬庶禦
清鎮楊鎮兵闢松靖險劉男康福分二軍除定遠慶雲柴
河道而身負畚鍤先士卒不日而就尋又城中固鐵嶺斷
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塞女直寇城撫順道建州貢諸要
害悉復嘗薦許泰有大將才言者尼之弗果用召爲南京
都察院右都御史入拜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左都御史掌院事總督十二團營上手書詩遺之承勛
與太監張永竭意革宿弊練士伍然自是與總兵郭勛忤
久改理部事時岑猛以田州叛沙保芒部相仇殺土魯番
寇哈密小王子殺掠陽和吏民警報旁午承勛晝閱夜籌
懸洞機事以次底績而慮冗食爲蠹因大學士張孚敬革
鎮守守備內官二十七員錦衣衛千百戶官五百員騰驤
衛兵及各監局冒役數千人一時爲之肅然在兵部三歲
卒年五十九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爲戶部郎歷藩臬

二千石皆第最。武宗廟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久之，改兵部。瓊爲人多計筭，穎敏默識，凡天下兵馬數多寡強弱及塞隧夷險，備裨才否一覽悉記無遺。武宗末，政在宦官，多遊幸，飢民乘間起爲盜，最大者山東劉六、河南趙鏜、蜀藍、鄆江西桃源華林瑪瑙，多者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庫，驅壯士從，老稚掠克食。劉趙輩尋爲尚書彭澤、陸完先後平，餘黨次起，日益盛。封事告變，旁午。瓊手錄指悉計合機宜，虜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獵境上。陽若東者，瓊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進少保、太子太保。陳金討兩廣蠻有功，謂指出瓊進少保。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得從軍，與法便宜行事。瓊才之咸報可，果以次賊平。而瓊又再進少師、太子太師。寧王反報至，朝中外惴惴亡人色。而瓊益治兵自如。且曰：吾父用王守仁上游，何耶？度反已執之，亡何守仁果執王時都督江彬得幸，瓊陰與厚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彬力也。瓊惡吏部尚書陸完，會完以罪去，遂代之。嘉靖改元，言官論其奸狀，詔下獄。內閣臣楊廷和欲論瓊死，已赦出之。戍遼左。廷和因議禮不合罷歸，瓊上疏自列，釋爲民。虜大入陝，殺掠吏民。楊一清還朝，難其代，詔復瓊尚書，總督諸軍事。瓊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焉。犄角逐虜。

去斬獲累二百餘瓊上言鹽池北邊虜覘商人過輒入剽掠商以是絕不肯來請外修塹護之然多風沙易滿改築墻虜旣阻墻不得進商乃肯稍復來邊人以配楊一清進太子太保復改吏部卒瓊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將其議哈密事相矛盾論者謂瓊議爲得云陸完字全卿長洲人郡諸生闈敬借上命括竒貨江南談張甚過蕪常廷曳諸生諸生競擊敬走完時實不與而隙者具完名首諸生狀聞巡撫王恕列敬罪上逮還完後舉進士而恕以吏部尚書監選見完口是故擊闈人者耶擢御史當已而爲御史累遷至兵部右侍郎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羣盜前後官捕之不勝稍稍行劫掠聚衆至數萬人詔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儒緩好名下教招撫六七果至陽若爲就教者兵遂撤而六七遂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賊馳突中錫廼大悔詔逮下獄庾死而完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典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驅至臨清遣副總兵馮禎許泰遊擊將軍邵永襲楊虎於宋門店龍化集大破之尋又鏖格裴子岩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路剪其蔓又不下千計楊虎死賊分爲兩由蒙城太行流劫入河南境者尤狼暴師曰劉三趙風子有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史彭澤咸寧侯仇鉞帥秦兵擣之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弘治

庚戌進士歷尚書工部郎出知真定府累進按察使澤爲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其顧盼燁如也平居鮮笑容雖與爲偶語叱叱聲若詈召拜僉都御史遷進副都分捕河南賊澤至則大陳軍容環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顧軍正論行法建燾諸大校無不惕息惶恐頓首請自效良久乃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破殺虜以萬計趙鏐跳劉三死於陣於是給事御史上言河南賊平陸完養寇自重下詔切責完懼日夜督諸將徼賊而賊隨劔隨脇聚燒運艘掠臨清邳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蒿淺坡時宣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合圍賊大敗

之六七彥名獨挾驍勇三百騎潰圍出星馳掠河內務將北就達鞞厄關險不得道度河南躡荆楚奪艘瓜洲掠汨通之狼山寨完窮追截水陸道六七先後赴水死梟彥名斬首將六百俘三百溺水死者千餘還朝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予世襲錦衣千戶完尋遷兵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蜀盜藍廷瑞鄔本恕爲尚書洪鍾擊撫且平餘黨廖麻子復起勢愈熾鍾耄不復能將詔澤克總督討之澤悉兵破賊殺廖麻子衆遂竄山寨多伏弩箚棘中澤分兵搃出入奪水道度窘開一面縱夾誅之且盡或云廖有異術能隱形既還加太子太保虜萬騎入事急獨身跳購之卒不獲

宣府大殺掠吏民將轉寇近地詔澤出提督三關二路久之虜退仍理都察院澤好因酒使氣時時出瓊上嬖人錢寧挾威公卿咸俛首折節澤切齒不能平瓊因寧所遣親近語事邀澤飲澤醉嬖罵朱寧奴才壞天下瓊謂澤曰勿妄言澤益奮不復可止寧大怒會哈密城及金印爲土魯番所取詔諭還不可且謀得將寇甘肅狀廷維澤經理之澤調寧夏兵自使使請土魯番予繒幣二千銀楮一孟一求和還哈密城及印土魯番陽許澤輒奏事平乞骸骨澤歸而土魯番變矣薄肅州芮寧全軍沒瓊條澤死罪錢寧欲從中下閣臣力掄乃免嘉靖初徵拜兵部尚書以老加少保致仕卒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多權略善騎射歷仕至肅州兵備土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遣使約和不得要領九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害徒模稜效弱宋故態何顏立天地乃勵士卒繕壘堡捕繫番謀巴思等殺之上魯番掠肅州遊擊將軍芮寧戰敗沒九疇遣奇兵襲其營却之大臣奏其激變下獄永陵卽位尋進按察使超拜都御史撫甘肅土魯番復入寇九疇率兵拒戰陰賂番別部內外夾擊大破之上捷九疇當封而大臣中土魯番流言復以報功誤達論誣罔輸戍天下寃之凡虜再寇九疇輒從間道入登睥睨從上射虜嚙

指疑能分身號飛將云曹謙博習子史有機略揣兵事多
曲中父雄立功西北破寧夏調度寔資謙謙從楊一清學
一清家居謙遺書略曰先生世所不可無者而又世所忌
也此何時哉彼勸先生出者非愛先生者也然雄與劉瑾
通姻好謙不能止瑾誅父子俱死於獄一清惜之曰謙料
人則明也處人則忠也其所自料自處何如哉李卓吾曰
父欲與瑾聯姻謙爲子可奈之何遂菴先生但聽忠言免
發背毒以死便了勿幸謙之不能自料也

李贄曰弇州謂晉溪公貪財好睚眦中人夫滿朝皆受宸
濠賂獨晉溪公與梁公亡有也楊廷和爲首相受宸濠賂
檀輿護衛乃駕禍於梁公而梁公不辨卒被劾去又駕禍
於晉溪公晉溪公又不辨卒被誣下獄論死是孰爲貪財
乎孰爲好睚眦人乎嗚呼晉溪不貪宸濠之賂而陰用守
仁使居上流以擒濠明知守仁不以一錢與人不與一面
相識而故委心用之何也少具眼者自當了了何況弇州
素讀書作文人邪彼不拒江彬者欲以行彼志耳是以能
使守仁等諸大豪傑士得爲朝廷用也當時若李克嗣之
撫應天喬宇輩之居南京陳金等之節制兩廣卒令宸濠
旋起而旋滅是誰之功乎嗚呼此唯可與智者道

少保胡端敏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初爲德安推官。陞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時稱南都四君子。弘治十八年春，詔求言，公條上十事，其一言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翱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敘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乏人佐理。出知府廣西太平，太平瘴鄉，又多土官苗獠，性輕亂而黠，好夷其上，先守多難之。公至則馭以威信，略去文法。李濬，太平酋豪也，叛殺掠吏士，積不服。公誘濬中表兄趙元埵使擒之，散其兵四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殺土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地。土知府黃暘更服事之。至是畏慕公，欲來歸。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文昌懼，反來奪。公守孤城，危甚，而屬邑土兵嘗被公德者聞之，奔命遠來。一夕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而黃暘乞爲公養子矣。土官世襲，輒展轉結勘索賂土夷，土夷以故怨叛，益輕中朝人士。公令土官生子，卽聞府子弟，應世及者年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得携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爲請。土官大悅，尋以母喪歸，爭泣留弗得也。服除，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副使，治兵撫州諸郡。時華林、瑪瑙、桃源盜大起，詔右都御史俞諫

發近地兵討之。公以兵備從，賊氣勢相連絡，號數十萬。江西兵素單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桀驁不可使。公日夜拊循，漸爲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爲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始強，迺奮擊賊十餘戰，大破之。所殺虜，追復業無慮數萬人。而參議王泰者，忌公功，譖之。俞諫狀不悉上，自以資進福建按察使。時寧王宸濠縱毒陰結群盜，欲爲不軌。公上疏論政治二策，未及。王乞旱以禮法裁制，詔下兵部議。多如公指。宸濠怒，論公斬罪，十摘疏語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爲離間親藩，因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介坐，公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公。公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徧遣兇徒挾。上旨襲公，巡浙御史潘鵬附濠盡囚公家人。索公甚急，會李承勛爲浙江按察使，匿公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竊思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啟克、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公乃得出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起公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爲吏部右侍郎，以父喪歸。世宗新卽位，公自喪所上言聖孝治體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詹事霍韜薦其賢，召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未就，改刑部。

尚書兩月，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公時已得疾，力論西北事不休。溫詔慰行之。然薦陳九疇、馬昊等有將略，大爲時宰所厄。乃懇求致仕，歸賜勅，給驛續輿廩，歸無幾，召理南京兵部事，復辭乃止。卒，贈少保，諡端敏。鄭端簡曰：公朴忠直諒，氣壯才雄，淡泊寧靜，清素不淆，席文襄稱公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已。余兩爲公屬吏，手書勉余忠孝大節。公議哈密與南海不合，論芒部功王浚川以爲發其過大，不喜薦賢才，安仁以爲侵官，相壓亂政，發怒訴於朝。哈密土魯番疏制置極詳。土魯番劫曲先衛人牙木蘭爲將，牙木蘭擁帳內徙歸。

我土魯番遣使來，而大臣卽欲縛牙木蘭與之，易哈密公議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奇陷時貴。自成化至于今，中國爲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以誘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爲餌，釣大利，宜勅王瓊爲國忠謀，先盡復瓜沙羽翼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勅降印，庶不辱王命。且土魯番方恫喝中國，懸衡諸夷，但遠越流沙，烏合難久。我大震威略，以離其黨，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及薦馬昊、施儒、楊必進及九疇爲將，皆報聞。

河西之議語侵永嘉彭澤陳九疇得免竒禍昌化嗣伯下
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朝廷安仁變色大沮以
故諸大臣皆忌公論大禮是永嘉安仁說竟不肯相依附
賴上明聖憐其忠鯁終始眷注云公有奏議行於世其
危言正色遠慮深憂天性然也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屢
登薦剡引疾乞致仕次子繼幼讀書不大了了父亦棄之
世寧調兵至江西兵官以世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
能見我父哉兵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
三日而世寧歸閱大異之顧兵官非能曉此者以詰不能
諱其實告世寧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
繼方略世寧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世寧之上寧王
事繼跪曰踵入必重禍奈何父曰吾業以身許國矣疏到
世寧下獄是歲繼因念父病死世寧母獨不哭曰此子在
當作賊胡氏滅矣

都御史馬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上
番

公名昊關中人昊長身驍捷善騎射舉進士爲監察御史
擢按察僉事尋以御史時罪謫真定推官至則教吏士習
武多布置鈎指民家有流劫奸盜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
謫判開州吏士伏闕上言馬昊於真定稱保障甚宜真定
請勿謫詔許之亡何蜀盜藍駟叛侵掠蜀合四省兵討之

未効吏部尚書言馬吳才可蜀按察僉事佐治兵吳至閱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材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會賊來逼城吳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蹈籍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兵起未有者吳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爲應吳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斬騎將方四捕首虜降萬人遷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蔓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於副使張思齊招諭賊賊請降而乞住劄臨清市空其民吳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敘下連湖湘其地饒富沃衍胡可委賊自困獨益飭治兵募召豪傑賊困不敢東伏漢州平填未幾復反集衆至三十萬前後官兵俱敗績賊遂圍中江因謀嚮成都吳以五千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殺賊酋廖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竄於東鄉山推喻老人爲帥吳請于彭澤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爲主或返失便願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當自餓死也澤如吳言賊窘果縛喻老人請降而宅賊在遂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逾歲虜亦不刺自西海犯松潘蜀大震吳招土番爲間取道夜掩虜虜驚潰獲馬

及衣械夥事聞加祿俸一高珙筠燹人普法惡倡諸夷部
立寨僭號攻劫昊率兵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
昊行周視寨曰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
攝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規南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
虜又萬人執普法惡誅之遷右都御史予一子錦衣百戶
然昊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勝逮下獄罷免
逸史氏曰嘉靖初胡世寧盛言於朝昊名將可用也其撫
蜀亦欲平松潘夷曰昊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臣短用兵
重用其短必勝嗚呼名言哉

卷十七終

續藏書卷十八

經濟名臣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幼岐嶷儼如成人甫受
學輒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弘治己未登進士授德清令
尅苦而勤敏一日勘事他邑重囚越獄去公還禱於城隍
未幾就擒公詰之曰汝旣遁何復爲我擒賊曰有一緋衣
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爲異正德二年晉刑部廣東
司主事四年署貴州司員外郎獄小大無遁情大司寇洪
公鍾每命諸司錄其讞案以爲法五年改山東道御史逆

瑾誅、榜諭天下、出公手筆、大學士李公東陽、見面絕愛之、及爲史記、李公與楊公廷和各製一篇、不愜意、乃會司寇何公鑑、中丞楊公綸、令其屬徧爲之、李公見公作、喜曰、此以古詞兼律筆、足示後矣、遂錄付史館、六年、出知嘉興、未幾、調杭州、杭以繁富名、公至、愈以清約自勵、入覲、具一書、二帕、贊京貴、橐中無一長物、而公之廉幹、益有聞、十一年、進右叅政、尋進按察使、會宸濠變起、濠去浙、邇倚鎮守中人畢真爲內應、人心洶洶、御史張縉謀於公曰、事急矣、將若何、公卽就案草檄調兵、方略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說真、令撤兵、衛自是姦謀內沮、兩浙恃以安、嘉靖二年、以服闋再爲雲南按察使、先是有土酋相讐夷者、六載未定、御史曰、須公爲之、公卽召至、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顙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言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訶知夷果密調兵、聞無他乃止、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爲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往來傳置、諸所餽遺、卽果蔬弗受也、公兩典名郡、及爲藩臬、長、壹以便民爲務、頌聲載途、所至立專祠祀公、六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雲貴川廣糧餉、偕總制伍公徃平

雲南至澧州聞捷還，辭兼職。冬，晉尚書。十年，丁內艱。十三年，召復任。駕謁山陵，公受勅，偕宣城伯衛公錞居守。如是者三十七年。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心蕪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既閑，出納有執，實清朝人才之望。及今未衰，尚堪任使，乞蚤召用以盡其材。」上俞之。起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公在位，素令親信察市價低昂，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算。永嘉張公新貴，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黷黯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乃歎曰：『渠固若是辦耶。』」上念吏治

○司○農○行○考○察○獄○一○事○甚○奇

龐雜，特命公以司徒行考察。所汰簡者數百人，人心大服。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上命兼司寇讞勘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事竣，乃還印刑部，皆以特旨從事。前此未有也。平生為國薦賢，絕不欲人知。是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公卿或阿上取寵，而公獨屹然自守，有古大臣風。然竟以此忤於時。翊國公郭勛恃寵專擅，損兵冒餉，公疏劾之。上下其章，所司讐勛威，莫敢詰。復按勛不法十事，草成未上，為僚友泄其語，反為所中，遂落職歸。歸兩月而卒。嘉靖中，工作大

與邊費無藝，加以水旱癘疫，所在告災。公籌之，殫竭心力，必不稍以加賦於民。在職力主節財，諸濫請浮費悉斥不。應初，世廟以祠禱故，於額外有所需，公執曰：終不以無益虧國計。世廟心弗善也。頃之，公去，且死，卒至邊儲大窘，計無所出。世廟乃歎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居恒約，敕僚屬壹意奉公，自起家縣令至司徒，處公廨者什九。私居者什一。終日高拱堂皇，內外肅然。在廣東日，右布政林富市肉數多，召其僕，誠勿過豐。富聞之大怒，短衣露頂，踉蹌而出，詈不已。公頽視簿書，端坐自如。富慙而退。爲司徒，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接杯酒，飲有干謁，能峻却之乎？率之日坐部治事，無敢闕出入，以故夤緣請寄，悉格不行。而歲計益治，公狷潔正直，出於天性，佐食以園蔬，絕無兼味。公服用浙蕉極下者，底裏不厭澣綴，唯兩裾鮮潔而已。爲尚書宅，憂歸始有居室，崔公銑稱之曰：自公召還司徒，塗人丐子相語云：今天眼開，召回梁公矣。此與司馬公入朝何異？西長安有屋一區，子嫌其陋，公至卽居之，但埽地塗壁而已。子甚媿不及也。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至不能之。京斬卹典，隆慶初，奉遺詔補給祭葬，贈太子太保，諡端肅。予祭四壇，哀榮之典爲始，備云。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麟字元瑞其先江西安仁人國初以武功籍南京廣洋衛至公始登弘治丙辰進士是時外戚張氏驕橫執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公與歸安陸崑抗章申救敬皇爲之霽威事尋得解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畿內所疏雪冤滯無慮數百人轉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日郡聲大和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謁猶掇郎中時瑣細廢爲編氓郡人爭致贖公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惠耶旣去越人肖像爲小劉祠語在大宗伯王公華記中時與龍霓及潮人吳琬施侃陸崑交因徙居于湖山人孫大初亦以羈旅入社湖中風雅稱中興焉瑾誅起知西安遭內難去郡服闋遷陝西叅政屬關內飢虜數深入朝遣貴臣督兵將厚賦軍興諸司莫敢異公曰靖邊本以衛民也民可先困乎使者色沮會有赴闕陳訴者命與叅政共圖其便議遂寢公亦嚴覈侵漁括逋負邊儲竟以不乏踰年擢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初起爲太僕寺卿擢副都御史巡撫北畿復引疾章至三四上始得請時論方高公才節再起爲大理寺卿改刑部右侍郎尋陞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頗避之公咨白吏部盡選才廉克曹任仍請築外帑刷四司之財貯之特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典出納上嘉公意賜庫名曰

節慎實自公始。凡工部上供，率闕內府所徵多淆典式，不受覈。公條上最甚者十二事，得旨裁之。中貴人用此銜公會，上遣近璫督造龍袍於蘓松，公請罷遣。忤旨，勒令解職。公既歸，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有鉅公者。其於文以冲夷雅澹之詞，發瑰瑋奇崛之氣，幼眇穠纖，冥與神會。書法宗羲，獻以還，片簡尺牘，人爭寶之。至與人談話，往往出微辭，臻妙趣。早參玄理，兼達天命。嘗請王公廷相預作墓銘，好樓居，而力不能作。友人文徵明寫層樓圖遺之，常懸之壁。命曰神樓。賓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爲娛。叩以時事，不答。公卿交薦，公不知也。性清約，疏布自喜。事繼母，戈遇異母弟鳳，尤篤恩禮。先人田廬，悉以委之，絕不以豐約累志。太宰李默言：公儻居溧陽，嘗遣門人候之。公引至卧內，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予峴山逸老堂，了無宿具，旋以乳羊博市沽，風雨瀟瀟，欣然達夜。其風尚如此，嘗以爲公揆文似公，幹治財似士安，剛介不撓似噐之。至于廉約省素，家無餘貲，位列三事，以功名始終，此與東牟劉祖榮何異？世稱二劉，不其然乎？年八十有八卒，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尚書雍公

事

茂陵

秦陵

康陵

公名太，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吳縣知縣。

吳濱湖湖漲沒田千頃公作堤民受其利稱雍公堤吳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殺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夫訊夫曰妾逃兩月踪跡莫知妾父脇財始知死所公使人視其尸乃訊父曰夫殺汝女汝安知匿于石下且此豈兩月尸邪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拷而服十年召爲監察御史巡鹽兩淮淮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公巡滿俱與完室歷陞浙江右布政使時勢家鬻販私鹽鄉人效尤盜竊橫行公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盜竊稍息爲都御史巡撫宣府叅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具草且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公曰此亦軍法縛下杖之三軍股慄已乃譖公于時相言官遂劾公以擅辱將官罷之退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正德二年給事中潘鐸薦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超起左副都御史操江固辭弗允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以公鄉人不肯相親斥公去而諸所嘗薦公者鈞陽靈寶皆獲罪公歸復居韋曲與鄉人論穡事不與上官相見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無以太故屈法也年八十卒

尚書吳公

事

恭陵

康陵

永陵

公名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戍籍梧州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字民時華容劉公爲左布政使知

公移公輒具尺書、公益盡力效職、有都御史召見、公甚溫、廷舉請事、都御史曰、順德有大瑞、某屬我、修其家廟、可稍、葺之、公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公卽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爲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非此中有也、太監怒、取金去、汪御史、惡公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會公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計斤兩、公、囚服梏手、日詣訟所、士大夫羣泣訴公亡私盜狀、御史大、慚、釋公、弘治九年、都御史者、入爲吏部尚書、公時爲令、十、年矣、乃遷成都同知、起復、改松江、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三村池水盜、正德二年、革兵備、三年、改鹽、法、兼屯田、四年、陞廣東右叅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副使、時逆瑾專權、公發鎮守內官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曰、貢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五年、瑾矯旨坐公枉道、荷校不死、戍鴈門、再月、赦還鄉、是、年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六年、陞江西右叅政、討桃源賊、時總制數易、官兵不協力、歷數年、賊益熾、公饒智略、勇不、避難、與副使胡世寧發憤、欲設奇、取捷、平賊、諭使解散、反、爲賊得、賊劫公、求撫、公詞色不撓、久之、伺得賊中要領、公、誘勁賊、執其酋、出復入、討平之、九年、陞廣東右布政使、立

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傳役十年，嶺西徭獍作亂，兼兵備副使，撫治廣東諸府。十一年，轉左。十二年，湖南飢，陞副都御史，賑濟。十三年，勅勸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公爲堅明約束，條奏上。十四年，還京，復出湖南，定諸夷地界。又疏言六事，備宸濠變，宸濠大恨，唯恐公巡撫江西。嘉靖初，召爲兵部右侍郎，上疏忤輔臣，改南工部，又改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折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南畿肅然，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瓜，衣敝帶穿，不事藻飾，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如糞土，妻子飢寒，而施予不較有亡。陞南工部尚書，卽疏歸。歸二年卒，年六十六。公居湫隘，亡郭外田，顧有書至萬卷。卒之日，不能歛。都御史姚鏞爲之經理，崔文敏公稱公貞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又曰：公恒衣食人，妻子乃不能給。官四十年，百瘁九死，不能一日安于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已，卒未聞報德者。

鄭端簡曰：大臣持繡斧，督撫方隅，固欲其威望素著，然必有恩信焉。非約已裕人，與士卒同甘苦，與農疇共休戚，而徒欲以武健讐夷蠻，金璧媚津要，數月日幸無事，得內遷，卽朔祠樹碑，稱頌功德，人誰信之。此五公楊信民韓雍鄧廷瓚雍太吳廷舉者，信心而行，磊磊落落，恩威敷布，沒世不忘，卓乎不可

及矣

尚書顧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廣平縣知縣入
為南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勲郎中正德庚午出知河南
開封府癸酉調授廣西全州知州丙子起知浙江台州府
陞浙江左叅政嘉靖改元陞山西按察使以病免庚寅起
為江西按察使未行陞浙江布政使壬辰 召為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疏乞終養忤 旨落都御史以布
政使致仕丁酉再起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己亥陞刑

部右侍郎改吏部會 顯陵肇工改工部領山陵事進工

部尚書事竣還 朝改南刑部尚書公融朗濶達精於吏

理能激昂任事初蒞廣平甫弱冠耳而關決敏利摘伏若

神及為開封盜起燕薊流劫中原所在驛騷彭公澤領兵

壓境上簡公自輔公練兵轉餉取具呼吸折衝戡亂謀畫

居多鎮守中人廖堂恃逆瑾黨圍奪自恣公每折其萌芽

璘誅廖罷去而王宏者尤諄謾繼廖出鎮公故不為禮有

所徵需一不答歲時展謁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

錢寧為援矯 詔逮赴錦衣獄公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

無已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交致他比以上鑄三階

徒全全僻荒遠陋公不鄙夷其民而拊教之久之民用又

安士興于學。甫三年，移台州。台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胥吏並緣爲姦。公爬䟽剔抉，求得其利弊所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爲修築，費率爲主者乾沒，恒歲一築，築輒壞。公鉤得所侵漁，悉沒入爲城費，擇人經理，故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貧民業鹽自食，苦澁卒窘之，相賊殺不止。公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入，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黜僧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軍皆給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多水患，有中津橋，且壞，公修復之。因築石堤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莫喻其旨。已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公先見云。公久于台，悉浙中事宜，繼起叅藩與左轄，日益練達，展采錯事，惟志所欲爲。若賦發科謫，調補吏胥，皆吏蠹蟠結，前政所不敢問者，公排根絕，蔓振剔不少縱。文牒糾紛，隨事剴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皆斂手無所事事。迨撫湖南，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輶車徧歷州郡，跋涉險阻，不爲厭。故事行部，以藩臬守臣自隨，公悉謝去，供頓次舍，才足周用，民不知勞。念荆湖沃衍，而流庸惰弛，科輸煩擾，故所至勸農業，平徭稅，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藩祿無節，後繼爲難。又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代，勢

不得徧欲添差御史分蒞湖南北以廣詢謀又言外臣多
茂異比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內徙非舊制乞越例推選以
收滯才時雖不盡行聞者以爲篤論顯陵之作經費不
貲公長于料簡程省弗懈視他所營率損費十五而功實
倍之且規制宏偉民不告病晚典邦禁不肯骹骹狗人苟
罹於辜必以法繩之而怨讟興矣蓋公負天下重望高視
濶步遇權貴或傲然不爲意而與山林文學行誼士乃講
均敵禮孳孳獎進之唯恐不給坐是忌者側目雖晚躋大
位卒困于讒以沒惜哉平居事親孝父病疽公已五十餘
與同臥起吮濯扶掖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委勞于
人處羣從兄弟尤極友愛少學于李璠先生李死妻萬不
免飢寒公分俸資給又爲其子置產旋置旋廢而其子卒
困以死乃迎萬養于家死爲歛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
不衰友人胡欽死妻方食貧養姑公俾里中上其事請表
于朝文牒往來與一切費咸自公出至于里黨族屬婚喪
緩急多倚成于公其於倫誼甚篤也爲文不事險刻雄深
爾雅詩尤雋永時出奇峭樂府歌辭不失漢魏風格自少
已有名世志舉進士卽自免歸與陳侍講魯南王太僕欽
佩及從弟憲副英玉相麗澤聲望奕然出入所雅遊若李
獻吉何仲默朱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而公頡頏其間

不知其孰高孰下也。所歷沅湘天台衡岳，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讌遊，感時懷古，臨觀賦詩，風流文雅，照映林壑，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噫，不可及已。所著曰國寶新編，曰近言，曰顧氏七記，詩文曰浮湘稿，曰山中集，曰息園集，曰憑几集，曰登衡小記，總若干卷。英玉名瓌，有奇節，著寒松齋集，並行于時。

少保王襄敏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以旂，字士招，江寧人。生而廣額豐頤，音吐如鐘，弱冠游膠庠，才名蔚起。鄉先生金公澤以右都御史掌南院，解圍帶贈公正德辛未舉進士，授江西上高知縣。時華林賊方熾，流賊復入江，掠舟揚旗，剽劫庫獄。公集鄉兵，要害處遍置鐵蒺藜以防之。賊自是不敢窺上高。已又生擒流賊伍廣等數十人，闔境帖然。公益省刑紓賦，與民休息。縣大治，選河南道御史臺長彭公澤尤器重公。一日指其坐曰：當拂拭待子矣。出河南省試期至，會宸濠叛，闔劉瑾者濠黨也，乃倡議罷試。公徐言江西去汴遠，且濠旋撲滅，罷試無名，遂事事如故。瑾又傳武廟親征，道出汴，輒下牒取帑銀四萬備供應，諸司莫能應。公執不可，謂天子御六飛，必戒前路。勅至，圖之未晚。今豫發公帑萬一從他道，銀散不可歸，誰執其咎？瑾乃沮。嘉靖壬午，按福建，時泉漳

盜起流劫安溪勢日張公檄分守及都指揮率兵勦之月
餘平癸未予告還先是公父感風痺再䟽終養家居十年
壬辰仍補河南道督北畿學甫十閱月擢南太僕寺少卿
甲午陞大理寺右少卿戊戌春陞光祿寺卿八月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有議革撫治者公繪四省交
會圖鑱之石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庚子陞左副都御
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歲徐呂洪渴漕舟滯不
行臺諫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督治于是公受命兼
左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視泉脉循經流塞分殺
自徐洪南抵沽頭增閘若干又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壩若
于漕舸得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間故有四水櫃置湖中
曰安山曰南旺曰馬場曰昭陽勢豪侵沒多獻德邸藉其
牽制有司因循不敢問公謂水櫃復庶畜洩有地河溢則
懸河以入湖河溢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怨力復
之事竣上嘉悅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鄉
人憶金公贈帶事至是驗矣公處父母邦務持重屏騶從
簡出入舊宅在聚寶門外市人填溢歲時歸祀必由他道
謂其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以爲法也乙巳考察
京官中外翕然服其當是年刷卷御史以公錯叅武弁至
千餘員有旨贖罪公念衛官多貧值熱減詔至卽承

德意悉蠲之、歡聲載道、丙午、召入爲工部尚書、至則疏
璃河、圓明閣工興、經營節縮、得不重費、工完、賜銀幣者
再九月、二品滿考、上遣中官賜寶鏹羊酒、丁未二月、改
左都御史、掌院事、公思彭公語益感奮、三月、廷試、克讀
卷官、九月、轉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先是陝西總督曾公
銑倡議復套業奉命集議、俄旨出逮銑、卽命公以尚
書兼右僉都御史代之、公陛辭、馳入關、亟罷郡縣軍需、
停造器具、邀功生事之言、一切屏遠、又嚴盜馬之罰、禁劫
營之弊、勵諸將慎固封守、雖倉卒建牙、而能推布腹心、畢
屈羣策、如延安設游擊一人、清平高家二堡、與清水營文
縣、設守備四人、岷州設判官一人、文縣參將改分守、靈州
參將移橫城、平虜西寧二守備、改參將、疏入、皆得允、前此
哈密熟番、久留甘肅、公患之、同都御史楊博、庶閑外鉢和
寺、傍可田可廬、召諭諸番、爲繕室廬、分比舍、卽口授田、示
之生計、仍約朔望、族首得入、閤爲市、諸番感喻、稽首聽命、
遂徙帳房七百有六、男婦三千五百有奇、是舉不煩一夫、
而數十年種類、爲之一清、自二十七年入鎮、至三十二年、
防秋者五、市馬者二、北虜西番、無大舉、無深入、戊申、虜犯
山丹、巴西、犯波羅堡、及莊浪、已又犯高家堡、再及鎮羌、皆
督師敗之、冬、出塞揚兵、破虜忻都、庚戌、虜擾磨石、移軍敗

走之、又敗之寧塞、敗之甘涼鎮、永斬首一百三級、蓋數年所未有者、復敗之寧夏西沙窩、辛亥再戰肅州、斬首五十七級、又敗之寧夏、壬子大破虜於清平堡、斬首九十四級、又連敗之扇馬城、燕麥川、火燒溝、神塘嶺、巴西、番賊出沒境上、斬一十五級、庚戌番賊再犯、調兵甘涼、斬五十七級、辛亥、斬三十七級、計斬虜六百六十八級、番族二百級、奪獲夷器共萬六千有奇、駝馬牛羊八千四百、降虜及番族三千餘人、邊人自虜中聞而歸者千二百有六十人、修完延慶定邊等處城堡、塞四千六百四墩、臺一十二、築完瓦查梁及蘭州邊牆二百餘里、前後上功蒙恩廕子者

二、賜金帛者八、賜勅獎勵者二、壬子八月二品九年滿考

詔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給三代、誥命、癸丑春、病

劇、撫按代表奏、業得旨致仕、竟不及聞、閏三月三日、卒於

固原督府、聞者莫不奔哭、失聲、諸鎮軍民為罷市者數日、

蓋公平生不務矯激之行、而唯存實心、不取倖得之功、而

必圖成事、不期顯效、耀目前、而要之久遠、不出已意、違眾

論、而協諸公議、有古大臣之風、四十三年間、所至政聲大

振、功績可數、計聞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予祭九壇、贈少

保、賜諡襄敏、仍廕子一人入監、蓋異數也、公性恬和、事

父至孝、病十年、食飲起居、不暫離側、溷器亦自浣滌、與鄉

人處皆得其歡心，雖介節凜然而無幾微見於顏色。於宗族知舊恩義尤篤，爲司空入京，至東光聞鄉友蔣淮三喪，厝連窩寺，時舟已踰百里，亟命回舟，留五日，出俸易棺，遣人護歸南都。鄉人謂公長厚，自公澤後，方再見云。所著有漕河奏議、漕河撮稿、督府稿、督府奏議若干卷，行於世。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擢給事中，陞太僕少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原官薦起，陞兵部侍郎，轉都御史，歷撫延綏，宣府，保定，淮鳳諸處。已陞尚書南京，南京公所生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人以其爲榮。公爲人濶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諳習世務，章數十條，上度可施行而後言。武廟數游幸，公上疏請早朝，躬覽章奏，總權綱，頗見采納。又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當痛爲澄汰，中官以迎佛監織，濫討引鹽，暴橫道路，當罷。又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云：「已娠，請誅昂而還其女，昂雖不罪，而女竟黜。」及公沒，禮部爲公請贈諡，亦獨以公爲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是時奄幸擅勢，與言路爲仇，不旦暮死則竄。公給事中九年，老成周慎，卒免於戮辱，而以久次擢爲太僕。公貌瓌偉，善議論，初在瑣闥，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衆輒目屬公，公口對甚

辯聞者心愜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笑曰不然將士有實職有虛銜有正副參遊實職大而虛銜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爲督府而參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癸酉議用兵土魯復哈密公極言西邊虛憊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可乎衆曰如土魯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勦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于是衆以公可屬邊事以此延綏宣府皆推公往公既谿達不拘謗有帥臣體裁又善煦嫗接下其在兩鎮人見公色詞旣已心安公公益務寬簡以熨帖之嘗欲筭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袴公惻然曰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筭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墻䟽石渠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踟躕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

下疑阻及之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公數爭之不得侍郎又以引塩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商人無能得者衆固甚怨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而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公公曰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若也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恤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衆囂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宣皆虜衝公內撫諸軍外策強敵闔城晏閉邊畔綏帶四五年

訖無敗事人益以爲才自公去宣府八年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公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往扼紫荆擒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真定巡按李者有疑疾入其邑聞鏡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扶之死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已至遣吏發卒捕守一城盡空公聞變星馳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長庇其屬爲之訟寃公復上章力辯廷論竟直公而黜御史公本通達不務爲崖異然大體所在不肯苟爲媿媿此蓋公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也章聖梓官南祔始奉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真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江險悒懼不敢任公獨言沿江山險

路不可通狀，且奉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上聞之悲惻，奈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密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餓維舟行，如期至承天以葬。江干千里，免於伐樹壞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之力也。爲刑部尚書，轉戶部，益能其官。乙巳致仕，歸武進，年餘病卒。年七十有四，公喜讀書，雖裨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略。尤喜爲詩歌，羽檄倥偬中，率不廢詩。有上谷漁陽稿，字書有晉人風骨，家居好獎進後輩，與人言娓娓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勤業，莫不取其有益。平生儉樸，既貴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歎客極豐潔，曰：賓祭重事也。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媵妾，教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公沒，賜葬祭，贈太子太保，諡襄敏。

太子太保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浹，字悅之，別號北原。幼質穎敏，博學尤精於易，爲文詞清勁，以儒士舉。正德丁卯鄉試，甲戌第進士，拜禮科給事中，持議蹇諤，一時權姦沮懾。己卯宸濠以南昌叛，初濠之異圖也，錮公及御史熊公蘭至親爲質，又陰結朝貴阻絕封事。巡撫孫忠烈公疏七上，不達。公曰：伐謀貴豫，否則羽翼已就，難圖矣。一日公偕熊公密授草，御史蕭公淮上之濠大懼洩露，遂發兵反，不再月果擒。有儉人者，因導

武廟南狩公倡朝臣累日伏諫不已奉命查核松潘邊餉總兵某者怙勢侵冒動以萬計公廉實狀聞寘之法壬午詔討求追崇典禮朝論準治平間安懿故事公在蜀聞之抗疏論今上承統御天弗緣所後而禮濮國不得考於宋英今獻皇豈濮國比哉反覆以倫理天性辯之遂與輔臣牴牾出補河南右叅議至則起瘵招逋弭訟時部境寇作公曰安得以職守分彼此耶卽勒兵捕之會外艱歸丁亥召修明倫大典公乞終制次年大獄明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偕嘉魚李公講求振刷臺憲一新明年陞右副都御史大典成轉左副又明年轉右都御史掌院事七閱月有人命獄成於殿衛羅織者勅下法司會鞫衆依違公獨奮筆曰殺人以媚人弗爲也力白其枉旣重忤中貴而忌公者因擠之遂罷免己亥駕謁山陵御行殿召近直追論舊臣上曰浹老成論吏部起用尋陞南京禮部尚書句曲人王某者疏欲表揚朱家巷以崇國姓公曰天親不可以人爲今日又跡湮涉牽合非禮也遂寢其議廷論躋之庚子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考校軍政去留當材品人服其公又奏減龍江淺船餘丁計甲若干以甦困卒又禁和買罷諸苛法留都軍民倚重焉癸卯召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事公慎差遣無

遠近勞逸一揆於才力曰紀綱之地將以糾正官邪而先
自枉可乎衆志遂定有巡關者聞警報托疾自逸公遣首
領促之竟無敢逾宿按歷有擅威福甚者必貽書令省改
嘗辯官民寃牘剖成案未嘗徇勢屬甲辰改吏部尚書公
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吾安敢臆決耶凡陞敘無小大
流品日與少宰安福王公華亭徐公及司屬之賢者共焉
每每注選必語所司曰此缺相宜否如否雖十易之何害
尤獎拔寒峻惟恐其墮落臺官自嘉靖初部使者舉刺漸
廣公曰非制也其敝有司炫威市恩不免矣請凡中差論
列苟非其專職無濫及遂著爲令公在部院京察二外察
一皆蒞以公嚴京察惟黜其行誼尤無良者有直道被誣
者公必辯救之凡遇姦人傾陷善類公皆昌言正色諍而
全之衆皆悚服公宰銓逾月上優以弼臣之遇凡朔望
拜朝東遣祭先師帝王社稷皆預焉乙巳公滿考六年
加太子太保母萬太夫人年九十公乞終養上溫旨勉
留詔有司以粟帛存問曠典也公自是殫竭忠藎於國
體公議無弗侃侃者八月疏斥乩仙之妄忤旨公惶恐
待罪至十二月固乞休遂遣官校械繫以歸執氓役在田
凡十年足跡不入城府每見邸報知時事災異輒憂形於
色尤以未報國恩爲恨每厭術數之學好觀程朱語錄

體、驗、於、身、心、以、是、臨、大、政、決、大、疑、確、有、原、本、蓋、以、抗、直、任、事、以、惠、利、救、時、公、識、其、大、矣

尚書胡公

事

永陵

昭陵

定陵

公名松、字汝茂、幼卽嗜學、家窘無所得、異籍、則、傍、借、抄、讀、更、輯、古、名、臣、奏、疏、諦、觀、之、喟、然、歎、曰、經、理、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其、志、向、已、槩、見、於、此、云、嘉、靖、戊、子、領、鄉、薦、已、丑、成、進、士、授、東、平、知、州、秩、滿、遷、南、京、兵、部、員、外、郎、改、禮、部、祠、祭、司、進、郎、中、陞、湖、廣、叅、議、山、西、督、學、副、使、進、叅、政、以、言、事、指、斥、權、貴、得、罪、家、居、者、十、餘、年、後、用、言、者、薦、再、起、公、爲、陝、西、叅、政、尋、轉、浙、江、按、察、使、進、右、布、政、使、轉、江、西、左、遂、擢、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陞、兵、部、左、侍、郎、改、吏、部、陞、南、京、兵、部、尚、書、尋、以、吏、部、尚、書、召、入、方、其、爲、州、時、州、有、巨、豪、劇、寇、前、守、累、不、能、收、捕、設、法、擒、殪、之、民、有、訟、必、先、論、之、以、理、不、得、已、方、置、於、法、故、民、莫、不、愛、公、之、惠、而、畏、公、之、威、至、構、祠、祀、公、其、在、留、都、時、以、部、員、冗、職、稍、有、餘、暇、卽、聚、經、史、求、微、詞、與、旨、叅、機、考、互、必、浹、洽、曉、暢、而、後、已、且、曰、爲、學、如、儲、積、旣、多、水、旱、盜、賊、應、用、將、不、竭、矣、及、在、湖、藩、職、糧、餉、值、湖、北、叛、苗、鎮、竄、之、變、公、紆、籌、策、親、履、行、陣、遂、致、蕩、平、捷、聞、特、降、璽、書、慰、勞、且、有、白、金、綵、幣、之、賜、秋、闈、試、士、以、公、爲、提、調、而、是、科、得、士、爲、多、其、督、學、山、西、時、公、乃、樹、風、聲、明、經、術、將、以

儲實材爲天下用，而士類亦彬彬然嚮風矣。會虜酋入南地抄掠，民倉卒奔避太原。太原城堅閉，弗納。公憤然曰：「是非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爲？」守將懼，遽納民。民賴以全活甚衆。於是公遂上疏曰：「虜之敢于深入者，以邊將暗悞，失於先機，故也。賞罰不得當，功罪不時審，奸豪潛入虜地爲嚮道，而莫之察。帥臣隱挫，劔目以捷聞，而弗之究，則備禦何由嚴，而虜安得不深入？竊爲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曰堅障堠，曰懷携貳，曰蓄孽牧，曰慎任使，曰利器具，曰廣間諜，曰清耗蠹，曰嚴備禦，曰核屯戍，曰預積貯，曰撫傷痍，臺臺數千言，皆切中邊計要害。上可其奏，卽擢公叅政，協守鴈關。蓋知公可大用也。公文臣也，一旦起言邊事，人固忌之，而疏中語頗侵當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公家居，築娛老堂，奉二親，別構尚友堂，聚天下諸書讀之。又曰：是文耳，曷若借一二同志遊東南，歷覽形勝，當有脫悟處也。時公同年友羅君洪先、唐君順之亦以言事廢。二公竝有志學古者，與入宜興山中盤桓，寃解而公之神已脫然超上乘矣。當是時，言者以邊才薦公，乃起公陝西，駐平涼，乃條數十百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伉健、置常平、大都可爲經久計者，其在浙將吏多飢，軍食傳峙，公案發之，賊巨萬，人心肅然。其撫江西，適流賊豕突。

殺長吏、公受命、卽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因議曰、豫章爲閩廣下流、當受其衝、莫若於要地增置城濠、屯戍守、先事而待之、復減租稅、理冤獄、舉賢良、黜貪墨、民得蘓息、乃立石頌德焉、始廣西賊帥張璉者、黠慧獷獍、爲諸酋最、其巢穴連諸洞寨、驅群蠻時出寇抄、邊郡苦之、諸路討之、數歲不能克、至是悉平、蓋公之功居多云、公勲隆望重、不數遷卽爲太宰、公固將獎恬退、抑躁進、擢用才儁、以報稱德意、而一旦遘疾不起矣、公於書靡所不讀、然得其精意、大義皆可見之、施行、故事起輒應、不假旁求、探索、如武庫之儲、百器畢具、唯其所用、至其所爲文、出入班馬、其大旨本之程朱、其體格則嚴而峻、斯本深末茂者乎、有奏疏書記傳志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尚書鄭端簡公

事 永陵

公名曉、字室甫、別號淡泉、其先開封人、遠祖從宋高宗南渡、始家塩官、遵化訓導、吾核公季子、其母費夫人也、公少、有異質、年甫十歲、吾核公授之經傳、卽能通經傳、復授以子史、卽能讀子史、吾核公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誠、之、曰、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故公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爲君子、不以毀譽利害二其心、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學士中峯董先生力薦之、政府、政府亦知

公名公竟不一謁政府尋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大司馬蓉溪金公屬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甲申以議大禮杖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公抗疏以爲不可不報丁母憂服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去家居者又八年會世宗皇帝特詔起廢時許文簡爲太宰調公考功逾年始至至則分考辛丑會試轉郎中巡按御史有所論劾不當者公勘得其實反謫御史夏貴溪罷相有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已者公更黜其所厚者若干人癸卯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公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密疏公抗

上市恩

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遷尚寶司丞矣公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丙午遷南考功郎中尋遷南尚寶卿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上下憂之公至鎮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壯勇禦之於通泰襲之於如臯擊之於海門搗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者又築三里閘以通漕渠開湖櫃以興水利淮以南迄今

無水患、分宜故銜公、僅擬賚予加俸、公素以文學聞海內、
又癯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乙
卯、遷吏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吏部尚書、未發、世宗以公
知兵、特旨留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
作者、衆咸感奮、戊午、改刑部尚書、會大司馬虞坡楊公總
督宣大、公奉命兼掌兵部事、時議謂宣大重鎮、欲留楊
公久鎮北門、公上疏謂楊公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
而戰守之事咸飭、所可恃以無恐、寧獨宣大爾邪、世宗
皇帝雅重楊公、且重公議、乃詔楊還本兵、公還刑部、奏
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制、旣又
謂王直于法必嘗誅、留都亂卒于漸不可長、劾分宜、張璠、
董傳策、吳時來、不可罪、諫立儲、郭希顏、不可殺、蘄鎮、閩、廣、
提督、憲臣、王忬、阮鶚、候事之失、不必深求、咸與分宜議不
合、時御史鄭存仁者、善揣時宰意、妄以職掌奏公、公具疏
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構之、遂忤旨、詔曰、
鄭曉執法、終是自尊、乃落職、還公家居、角巾布衣、數攜一
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藁、相對
終日、見者不知其爲名卿、性儉朴、尤審於辭受、所居絕去
紛華、松窓竹几、蒲茵練帷、蕭然如山僧焉、丙寅秋、病卒、子
履淳等訟公受誣事于朝、詔復公官、穆宗改元、賜祭

葬贈太子少保諡端簡廕一子入監讀書淳舉嘉靖壬戌進士歷尚寶丞準以廕官南京都察院照磨公爲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辨咸能剖析精微直窺堂奧華亭徐公謂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宣公抗衡真知言也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經解行於世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

事

永陵

昭陵

定陵

公名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晚更號廓菴關中涇陽人生而穎異日誦千言自其髫年卽具博大之器卓犖之識一時薦紳先生咸器之年十二督學使者殷公置高等補博士

弟子員尋爲方伯楊恪愍公所知諸所崇禮備至西安守

石州胡公甫下車見而竒之與爲忘年之交當是時已瑩

精大道孔孟根宗伊周事業日在寤寐中嘗夢謁高皇

帝帝授明珠一命曰善自珍之異日當爲國寶也年十九

登嘉靖壬子賢書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

考功司主事已調文選以養病歸隆慶改元起陞稽勲員

外郎未幾調考功戊辰陞本司郎中調文選丁曾大父憂

三年起陞騰黃通政給假回起陞南太僕卿今上改元

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戊寅

以原官巡撫浙江旋告病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兼巡撫

鳳陽甲申陞南兵部右侍郎改戶部是歲陞吏部左侍郎
丙戌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召爲刑部
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
少保癸巳乞骸骨歸奉 旨馳驛養病巳亥卒年六十有

七訃聞 上震悼久之 賜諭祭諡敏肅始公在戶部監
允湖湘旦暮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黜陟品
藻人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手聽裁卽見斥者無
不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地而秉銓者爲嚴文靖公
公與陸莊簡公同爲司屬得以撻揚側陋薦進之往往從
田間躋華臚列卿貳銓局之公流聞宇內前後所未有也

其開府山東議班操蠲積逋減馬價著爲勅令時蔣大爵
范儒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遐齡以知印擢楊果趙蛟以都
吏進而白東阿朱萊陽一挂吏議又力昭雪之不以身格
爲軒輊也膠河議起公身履其地相土宜權經費所爲條
析利害甚具東土不至勞民傷財爲大役累公之功多矣
戊寅改撫浙江不數月公䟽辭疾引退者八年起督漕河
念寶應湖險惡歲漂舳艫無筭爲 請開越河殺水勢列
五款以上綱領節目犁然畢具暮年而竣比原估料價省
費一萬有奇晉南太宰與剛峯海公意氣相期擔荷國事
所甄敘群品如矚眉睫大察汰遣數百人下逮輿臺無不

悅服者入爲大司寇章數十上無非平允詳慎務廣上好生之德時上惡邊臣僞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劾于輕重之間以定厥罪而比附重辟執不奉詔卒出其人于必死之地真回天力也會密遣厥校偵部事公慮弊竇不可長屢疏明非體乞亟罷去上改容謝乃已權璫憑藉威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先革其禁近供事徐正罪以杜禍源是又發官闈所未發之奸而開廷臣所不敢開之口已御史職雄俊所抨擊無與抗者往臺長不甚有所甄別公謂吏治日衰民生寡遂皆職此之繇乃舉回道考察例行之斥韓介劉瑜黃正色輩五六人臺中始悚然改觀易慮壹以奉公爲急且申明憲典傳布天下俾撫巡無得以問餽相加遺所薦下吏亦無得執贄及門違者論如法于時道路風清苞苴弊絕嗚呼盛矣公正以裋躬忠以徇國不難以一人排群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通而不隨宏而不踈細而不忮獨斷于是非雜選之中抗色于傾側危疑之際國事旣濟身名亦全誠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八卷

焦弱侯論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蘓子瞻乃謂蕭何知韓信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公胸懷洞達無所不如納卽窮鄉下吏片長寸善或舉以告公無不知者此豈得

之性哉。呂聖功爲相於四萬替罷謁見者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疏於籍故朝廷索才如取之橐然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榱桷小大畢獲誠儲之素也。余見公數巨冊人才臧否良楛種種皆具惜夫未正冢宰之位而公去然其及於世者亦豈微也。

尚書陸莊簡公

事

永陵

昭陵

定陵

公名光祖字與繩別號五臺浙之平湖人性岐嶷不凡四歲讀毛詩成誦八歲從其父游道遇客語安南事公曰是必克夫以聖天子聲罪討小夷如振槁然何煩兵甲客言公言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同舉鄉試又十年丁未成

進士授濬縣令濬故額五十里邑疲耗不能役公請裁其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公持益力良久卒如公請秋潦傷稼公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牘公自爲疏上之辭甚懇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多輕俠爲盜橐公把其宿負編之伍而討以軍令咸請盡力爲耳目盜發輒得獨鉅盜李以平蓄異志不悛乘公入覲嘯萑苻中爲變公歸授計立擒之邑太學生盧柎富而才先後令皆與相昵後令至柎爲具享令令不時至柎拒戶嫚罵令恚中柎麗大辟坐繫十三年有司以其高貴莫敢釋公抵任立出之柎爲謝公曰我伸三尺爾竟

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奇寵勢張甚邑有李榮爲其私人橫行里中公捕置諸法仲文奉命祠邯鄲故出魏郊爲榮地公不爲移獄陶亦莫能中公內卿王占長垣民田爲業民訟諸臺長安令嘯喑不能剖臺以屬公勘果民產立歸長垣民庚戌虜闖入塞尚書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公持不可錦劾公撓軍興上置不問公復請出錢踐更三輔民賴公皆免發太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邑買補馬價騰貴公故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邑殆半令濟四年課高第宗人緹綺帥炳緣上寵以要樞引公公不應得南祠部郎秩滿之京相嚴嵩稔公名語人曰陸君卿我符卿可得也公不往會給事吳時來劾嵩公與時來善嵩憾之欲以考功法中公南冢宰王用賓力救得免遂以母病乞歸遭母喪廬居服闋值嵩罷起祠部郎尋轉儀曹侃侃持正論守陵宦官張方進甘露請恩公却之縣令吳府上方藥欲邀寵公召至邸責曰若儒起而技幸哉官以爲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悔稱疾去景寧王入京自陳設醮祝釐有司邊維垣等毀牌位不道上怒甚公言王擅離國違祖禁宜有所懲艾他萋菲語不足聽上從公議神宗生裕邸公請告廟受百官賀疏入留中有項賜聖母寶鑑中外翕然謂公有卓識若此癸亥調

司封郎巴轉文選公雅有人倫鑑知天下士高下甚悉至是佐太宰語對如流黑白分明乙丑佐計汰黜惟允不爲權勢假而又憐才持大體如蒲坂王公崇古仁和張公瀚嘉魚方公逢時曲周王公一鶚肥鄉張公學顏皆掛人齒頰公力爭之謂此皆大度士可濟緩急奈何以蜚語挫抑王公等得無恙其後皆躋九卿以邊疆績著淳安令海公瑞爲上官所排公力明其志節得授戶部主事侍郎朱公衡以才地自負南司空缺公首推衡衡方在列色變曰陸君南我耶巴公升奉常典屬國朱熈孫御史論公恣橫內隔王本仁申宿憾從中構得旨罷免居數年神宗登

極言者謂公不宜久廢起佐南開政歷遷廷尉以外艱歸丁丑起歷兩京廷尉晉少司空初公與大學士張公居正同年厚善及張公在政府公引誼規諷甚悉巴張公承父諱奉旨不服憂公遺書開諭巴謫言官又遺書止之張公不納然未有以傷及論改折事公固請輕折張公變色曰公爲豪地耶公曰我爲菜色民爾寧知豪夫身忝大臣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張公語塞南御史張一鯤承旨論公公復罷張公卒起南少司馬尋轉少冢宰時諸後進皆文致江陵罪以逢當路公獨謂江陵府權非弄權也且擁得大休扈綱繆其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遷南司空力請歸又

三年起南司寇時南都諸要官爭主獄公謂獄法司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渙不受囑爲御史劾公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民而奈何枉其屬哉事竟白已改南太宰先後與大臣列巨璫張鯨不法狀蒙旨切責後鯨卒敗庚寅召入爲大司寇光祿署丞徐性善貲甲長安御史所有需不應論徐盜內府財籍其家擬大辟公知其冤三疏得減等辛卯夏冢宰闕廷推公上雅重公名遂拜爲冢宰公旣掌銓抑僥倖拔寒素正體貌一如祖宗朝故事戒闈者無入中涓書時旨下署名用二臣入內閣公言廷推舊制毋壞祖宗法上從之所推轂

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計苞苴絕跡所汰黜卽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時譽者亦不顧已復請旌廉吏示獎勵未幾疏用前建言主事饒仲御史萬國欽失上意有旨斥遷郎王教等公爲申救因自引咎不聽會有乘此論公者公稱疾不出亡何詔許歸時大學士王公家屏亦以爭冊立去兩賢同日出都門觀者嘖嘖歎息云公歸謝謁客兀坐小室焚香淪茗經旬月不窺庭丁酉仲冬得疾至晦日命具浴曰我將逝浴已危坐瞑於正寢是日海上星隕大如斗擊地有聲亦異已初公館於陶氏夜夢三神昇火器至前曰祝融將有所做以公在薄其災語畢焰起公力

懇神霽威，日第及三舍，不傷延也。翼日果蕤三楹，嘗渡江，遇疾風舟幾覆。公肅衣冠自訟，湏臾若有物曳舟者，泊淺洲免焉。自此戒水族及諸牲，庖無鮮食，生平口不道阿堵，手不親衡石，飯無鑿，衣無綺，篋無餘錢。仕居華要，門未入一縑一金，居鄉好行其德，義廩義田歲有加，遇饑必罄家粟爲賑。所識以緩急告者，無不應。梁端肅公材裔孫，在南都貧甚，公嘆曰：昔人稱庶吏安可爲，謂此耶？佐之請廕于朝，與人交披肝見膈，杜機絕械，富平孫公丕揚，向爲御史論公，公曰：孫公賢者，寧有他？吾謹當歸其言，實玉成我矣。懇懃謝之，其後在事，薦士未嘗不及孫也。卒以大司空寇

起之，御史陳登雲亦嘗論公。壬辰大計，公推陳掌河南道，言論相懼，若無纖介。至於當利害，剖邪正，遠識高節，天下望如麟鳳，久而愈重。且信通籍以來，六任六邑，強半丘壑，未嘗有所攀附。聞天下長者，雖素不識面，及有宿隙者，必亟推轂，不啻口出，然終不令其知。郡邑政或不宜民，或有冤抑，公一聞，卽切切以告，其人或變容，而公意氣自若，私居無戲言，無遽色。子弟臧獲化之，申申如也。訢訢如也，平生憐才任事，卓非儕輩所敢望。蓋公之學主於信心，故亟進亟退，略無繫吝。公之心一於爲國，故任嫌任怨，不爲雷同，可謂凜然古大臣之風節矣。

抄在簡多者 亦往往清敏多附其之祖孫云其子名孫新

察林公一聞... 其人短變容而

通卦... 不音日出然然不令其賦雅... 如近不宜列... 有

朱音言... 舉州... 天下... 其... 不... 不... 而... 又... 亦... 亦... 亦...

望... 賦... 繼... 風... 又... 而... 念... 重... 且... 詩... 賦... 蘇... 以... 來... 六... 出... 出... 半... 五... 登...

言... 備... 賦... 辭... 法... 無... 嫌... 亦... 至... 於... 當... 林... 晉... 時... 深... 王... 茲... 滿... 高... 辭... 天... 下...

賦... 之... 喻... 史... 刺... 登... 雲... 亦... 嘗... 備... 公... 王... 氣... 大... 情... 公... 卦... 刺... 掌... 阿... 商... 道...

續藏書卷十九

清正名臣

都御史顧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顧佐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為知縣莊浪拜御史巡廣西

採木四川防守邊隘陞陝西按察副使再陞應天府尹尋

以營建冗棘改順天公歷兩京尹剛稜不撓貴戚斂戢永

樂十九年貴州有夷警改按察使貴州或曰勳戚家不利

公以故相排擿去獻陵素知公廉健召為通政使宣德

二年臣僚奢縱御史多淫貪不法都御史劉觀被斥上

問東西楊廷臣孰可掌憲者二人未即對上曰未必不

人至此西楊言通政使顧佐歷內外臺有風采東楊亦言
佐尹京威廉上喜曰佐乃能如此擢右副都御史與璽
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剛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
羣僚驚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奸弊
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和同國何賴焉爾佐剛直
廉正簡在朕心特畀斯任其竭誠盡力恪恭夙夜毋憚勤
勞彈劾愆謬毋避權要毋任良善毋縱姦宄各道御史卽
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成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
耻及曾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
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不得濫授欽哉遂考覈御史貪淫不

律嚴暲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

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五年暲潛入京造詞脅人公

又劾暲踪跡詭秘且欲殺臣上誅暲西市陞右都御史

奸吏犯科者摺奏公受隸金私遣歸上以公臺端不欲

發其過密示西楊且曰爾不舉佐廉乎西楊閱奏謝曰事

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遣隸隸得歸耕

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蓋自永樂至於今先帝

固知之以故增中朝官俸上怒曰朕方擇佐用小人輒

誣佐必下法司治對曰末事不足干上怒請付佐治恩

法並行矣上召公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

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公頓首謝公呼吏至言
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上聞之益喜數月又
有囚告公久淹不理上又怒召西楊諭曰此必死囚教
之欲中傷佐立命三法司會鞫實出千戶臧清清殺無罪
家三人奏當死繫獄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命磔
清西市正統二年公請老家居十餘年卒公性嚴重守正
嫉邪人知敬憚以故竟擠之去先是有師遠者東阿人

長陵北巡嘗問太子南京羣臣孰廉太子對曰皆廉

上曰從朕北來者率好貨惟吏部侍郎師遠一人廉耳遠

起太學生歷御史按察使堅貞有風裁靖難後陞兵部右

侍郎改吏部領行在吏部事征胡總軍餉陞南京戶部尚

書兼領吏部遠孝行純至操履端潔又有進賢向瑄洪武

十八年進士歷職方員外郎九年滿陞通政使不能奏對

自陳改應天尹建文中坐累謫廣西靖難後復府尹坐繫

獄數年左遷運司判官獻陵知其廉直召為副都御史

兼詹事宣德初蒞南臺致仕瑄有文學屢經窮阨介節不

渝蔬食水飲布衣泊如也

都御史軒公

事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輓字惟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督漕淮上嚴

冬忽墮水援出裹被坐有司急進衣却去竟候舊衣乾除

青三石

行人司副陞監察御史正統元年與御史十六人出清理軍政清修苦節嚴明不苛人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出俸易肉一斤故舊經過輒留飯飯唯一肉或至殺鷄見者皆驚異輒廉使殺鷄爲客大破費遭喪卽行僚屬尚未及知時守浙阮監丞隨亦清謹安靖與公善公旣去陳璇代公亦清嚴浙臬稱治景泰四年公爲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改南臺內艱奔喪天順初首用公爲刑部尚書耿九疇爲右都御史二人廉介有名海內信向未幾耿公欲去石亨不果反爲亨逐去公亦病請致仕上召公至文華殿面諭留視公疾不可強與

致仕及陞辭

上復問公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

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愈再可用乎公又頓首辭疾上賜金爲道路費公去上復思公召爲

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公嚴毅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公來輒避去不樂與公處南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大臣唯公及魏驥廉平峻偉不務文飾間令吏寫公牘數十冊卒後修史有司從其家取行實無有也公前有南海周新者永樂中爲浙江按察使廉梗有威爲錦衣紀綱中傷歿獻陵每悼惜之人稱新爲冷面寒鐵公

尚書魏文靖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驥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三年鄉舉明年為松江府學訓導諸生讀書學宮或夜携茶粥勞問諸生益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楊琪等詣闕乞留 獻陵監國令還任復教

三年十七年師達薦陞太常博士宣德初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京太常少卿三年召試行在吏部侍郎踰年為真八年老辭調禮部又辭調南京吏部正統十三年陞尚書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公嘗至京師大學士陳循公所取士謁公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得立朝願少待公曰君為輔臣宜為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 茂陵復位

進榮祿大夫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簡約廉勤性好吟詠矢口適情自有雋味老年事其兄教諭騏愈恭謹成化間監察御史梁防疏公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特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加祭月三石公病遺書子完勿擾鄉里營墳墓已有司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言力辭公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達尊卒年九十八諡文靖

都御史魯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元年進士為監察御史 獻

陵監國時列上漢庶人不法罪狀留中陞福建按察僉事雪冤濫懲貪墨摧豪強泉州人有李姓者妻吳美舊與富

姻林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僕從李行殺李道中并殺其
姪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得賂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
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公故廉得踪跡甚詳一訊
林卽服漳富人許初無子後兄子已而妾有子與兄子皆
三之一托以已子許死兄子言妾子非許子逐去盡奪其
貲公大召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曰妾子本許種也
兄子始服罪超陞僉都御史召入臺正統七年巡視應天
府公幼舉動異常兒稍長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嘗大書
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寄不行問遺並絕歷
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歿不能斂公卿贈賻僅足棺

衾國初有薛祥無爲州人佐

孝陵開國有功歷陞工部

尚書頗以怨言罰下獄死家徙瓊州孫遠進士授戶部主
事天順初使交南還陞右侍郎母憂去起復爲工部侍郎
治河河南尋鑿揚州河四十里成化初兵討兩廣叛獠改
戶部調兵食諭衆能破賊者卽有其輜重人人奮勇師至
大藤峽賊平陞左侍郎三年進尚書總督京儲六年行視
漕河十三年致仕又明年起爲兵部尚書叅贊軍務十六
年致仕弘治八年卒年八十三遠於禮樂兵刑天官律曆
無不涉獵尤熟國朝典故在戶部最久文移奏劄悉出其
手改定戶部事列芟繁正訛均節委積內外遠近多寡輕

清正名臣 卷十九
重咸有品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時中外競陳利害始一人以爲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爲可罷而罷公一切弗聽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勝妾曰吾少事親恒不足今安忍有餘

侍郎李忠文公

事

長陵 裕陵

獻陵

景陵

公字時勉名懋以字行先金陵人徙居安福永樂二年進士公少有大志甫成童每自勵曰顏曾希聖四勿三省庶吉士時預修太祖實錄憂去服闋授主事刑部召入修書書成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災求直言條上十五事未幾讒構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獻陵初卽位公

有疏諫疏留中不知所指云何上怒縛至便殿命力士

捶十八瓜折其觔幾死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日下詔獄

宣德元年十月上恨公言戇觸仁考怒令縛時勉來

朕面鞫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

出端西旁門公已爲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

王指揮至獄知公入亟走還縛公送西市公已得見上

上顧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公桎梏復其官預修兩

朝實錄陞侍讀學士正統三年進學士尋陞國子祭酒是

時祭酒缺西楊歎祭酒難其人公曰豈遂乏人耶程雲南

在旁言無過公者公不悅竟以公爲祭酒初公與陳敬宗

在翰林袁忠徹與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陳儀
觀魁梧公貌稍寢聞者未信後二人皆至祭酒陳方嚴肅
下公平恕得士並著聲太學公崇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示
勸懲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
餐錢力為贍給督諸生讀書寢興有常燈光達旦書聲不
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王振惡公守正構公荷校國學門
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請赦公者數
千人以故得解尋乞致仕去諸生走涕泣送觀者塞途商
賈為罷市又明年聞北狩北面頓首號慟上疏言選將練
兵迎還 車駕數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諡文毅成化
中贈禮部侍郎改諡忠文宣德中姑蘇有陳僉事初以
進士仕永樂時為河南叅議與分巡官交章言事編置均
州泰和山且十年 景陵起為御史疏請 上讀大學衍
義 上怒曰蠻嗤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
并逮其妻子族人繫詔獄五年出獄復發遼府不法事又
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吳文定公曰陳御史忠義之心
剛大之氣踣而復奮幾死不悔者也

祭酒陳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時選庶吉士七
十餘人再選留曾榮及公等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上

時臨試，勗其文行，公預修永樂大典成，授刑部主事。永樂十二年，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入史館，預重修實錄成，改翰林侍講，獻北京賦、平胡頌，及爲善陰騭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是冬，甘露再降于孝陵松栢，復獻頌，又獻龍馬麒麟獅子騶虞賦、內艱去、宣德改元起復修兩朝實錄未及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公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又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是時，睿宗之政肅於朝廷，公以是得名，亦以是致怨僚屬。生徒懷忿訟公，法司請逮理。周文襄曰：「盍疏申雪。」卽爲屬草，不果。上事亦白。時關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南監從公學。上從之。鼎至監，清苦力學，後舉禮部亦第一。廷試第二，仕至戶部尚書。公善飲，嘗飲襄城伯李隆所。隆知重公，賓罷輒留，公再飲，飲醕酏，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頽中，人伺公，見公拳握最謹，其矜嚴如此。公剛正介潔，不見喜愠。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公獨久不調。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教亦嚴，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引年與魏文靖公同致仕。公德望文章，名聞朝野，旣退家居，不輕出入，別號澹菴居士。至是又號休樂老人。云有詩文十八卷行於時，曰澹菴居。

士集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彭惠安公

贊曰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頽然無累抑抑德隅人望知畏詞林重輕卜其進退時有古廉於公作配古廉卽時勉

都御史吳文恪公

事

獻陵

景陵

公名訥字敏德常熟人父爲沅陵主簿誣繫京公乞身代事未白父沒治喪如禮公篤行好古兼善醫術有名江東郡邑交薦爲學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疏懇辭時太子監國知公命教大臣子弟於禮部儀侍郎重公遣子銘從學洪熙元年除監察御史歷陞南院僉副都御史敬慎直廉不務矯飾議論舉措自耻詭隨嘗巡撫浙西表陞宣公里修岳鄂王墓斷秦檜碑以扶植綱常爲務爲文根抵經書通達今古在臺十餘年昌詞義色風采凜然雖心存恕厚未嘗察察求人過而奸賊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摧沮宣德五年請老年八十六卒諡文恪所著小學解集錄文章辯體行於世

御史孫公

事

裕陵

景帝

公名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舉歷江浦松江學博士甚得士心彬彬多興起者楊文定溥薦爲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公教壹以德行爲本而文藝次之學置本源錄

錄諸生善行，以身爲率，不事譏防。行部令勿先知，從單輿猝至。諸生集，輒閉門面試一文，或破題數首，隨閱隨定，畢便開門呼名而出。案牘隨之，先後允愜，私囑者無所措手。嘗見庭橘方熟，命左右摘嘗，因分畀諸生，同啗之。一生獨取其二，公問之，以奉親對。公大賞，倍遺之。時應天苦旱，飢甚，奏免其租什七，賑濟萬三千餘石，賴以全活者甚衆。庚午秋試時，上北狩，公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當簪花燕饌，今日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既而詣闕上疏，請隨所用以效死，不報，乃自矢於文信公祠去。蒞所部道，遇金尚書濂，慷慨對泣，有萬里丹衷，扶日月，兩人清淚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庚午，勅封其父母，得告歸。父聞恩命，至擁騎郊迎，公塗行，控御甚虔，觀者榮之。明年還朝，念親老，請致仕，歸後祭酒司業缺，當道屢欲論起之，郡守金陵張瑄疏公孝追曾，閔學踵程朱，宜起居論思之職，皆未果。名卿大夫過公鄉者，必禮於其廬，鄉人子弟考德問業者，無虛日守若令以下，時從乞言焉。歸六載，爲天順元年十月朔卒於家，年六十有六。

布政使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幼岐嶷，有巨人

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問學。初爲南京吏部主事，歷郎中，杜門誦經史百家言，久之，發爲文章，淵闕奧密，脫去流俗，自成機杼。陞江西按察副使，提學專崇實行，黜浮華，閱卷一目數行下，又善鑒別，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陞浙江叅政，處州民苦虐政，走山谷，招不聽口，侃讀書臺。陞浙江叅政，處州民苦虐政，走山谷，招不聽口，須夏叅政來，公檄至，卽散。成化二十二年，進山東右布政使，敬簡有容，愛民節用，公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侍郎劉文介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儼，字宣化，吉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撰。茂陵在東宮，公爲左春坊大學士，充國史副總裁。已而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景泰七年，考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屬公公不爲地，皆不得舉。二人令其子錄試文，訟公閱文不明，取士徇私，會譯字官劉淳卷注翰林院考中，送入貢院，比書榜，竟落淳名。二人因劾公違制，并摘命題雖欲自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坐公罪重，開科試士。上命高文義公覆試，高公力言二臣之子，文亦可觀，顧解有定額，儼等無罪。上重違二人意，令順天

府准其子會試。王文復疏辯。上不喜曰：敢再言者以大
臣。擅法論乃已。先是廬陵羅崇岳舉順天第一，以詭籍斥
還縣學。時人爲之語曰：榜有姓名，還是學生；榜無名氏，京
闈貢士。明年裕陵復位，二人得罪，其子竟不得試。禮部
公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公學有沉潛，文無險塞，取予
明潔。

少保林莊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爲刑科給事中，劾
石亨、楊洪、孫鏜諸大將及內臣善增、金英著風裁。景泰元
年遷都，給事中。上皇將還，會有投匿名書者，王文端得

之。高文義所王與胡忠安欲聞，上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
野，已而或出危言，事且止。公疏言：直溪皆股肱大臣，不當
私言齟齬大政。詔按之，高曰：得之小隸。小隸曰：得之道路，
上怒，急捕千戶龔遂榮，挺身自白曰：迎上皇禮本當厚，

遂榮投此帖，冀感動，無他腸，甘死無悔。已乃下廷議，或言
也。先遣使行成，虜不可信，卽迎駕一車二馬足矣。公言
上皇北狩，與陛下迎鑾皆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他日，

悔竟從其議。景泰三年議易儲，改右司直郎，不敢辭。四年
商文毅薦復爲吏科都給事中，劾吏部尚書何文淵、刑部
尚書俞士悅、通政司李錫、工部侍郎張敏諸大臣益多忌

公王少保。嗾御史王溥劾公挾持吏部，甥選教官，得善近。地下廷議，按致公賂，不得坐。比擅選法死，胡忠安不肯署。稱病臥數日，上遣中使問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上聞意立解，公左遷國子學正。裕陵復辟，超陞右僉都御史，賑山東飢，陞右副都御史，捕江淮鹽賊。天順三年，內艱，明年起復，又明年曹欽反，起大獄，牽連冤濫，冒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公時署院事，力請禁戢，平雪讐嫌。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公往賑，奏截漕粟數十萬，明年九載滿秩，陞右都御史。七年，出撫大同，將吏用命，邊事稍寧。逾年致仕。越二年起掌南院。又三年，召入為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五年，與定西侯蔣琬按事遼東，馬鈞、湯及御史強珍竟坐謫戍，明年乞致仕，不許。十八年卒，贈少保，諡莊敏。公恂恂和易，身若不勝衣，遇事可否，大義毅不可挽，抗議易儲，直聲大振。

當以龔遂榮為正傳，而附以林聰，乃當。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

事

裕陵
泰陵

茂陵

公名悅，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少凝靜，篤學力行，鄉里推重。及居官，奉職守法，自刑部出為浙江提學，初糊名校士，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覬覦，屹不為動。成化二年，湖廣按察使朝覲，時東廠尚銘忌公，伺察無所得。

未幾銘敗，歷陞工部侍郎。泰陵卽位，改禮部，再改吏部。六年，大旱，陳數事，又上修德圖治二疏。時三原在吏部，倚信公。三原致仕，衆望屬公。徐丘皆不喜公，欲用翰林入吏部。出公南銓尚書，尋改兵部，叅贊機務。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所猷爲，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竭其公忠，猶恐不至，况復濟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四年，上疏乞歸，上爲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歸。處舊廬，杜門不出，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嘗有言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適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可久，亦以安生。卒，贈太子太保，諡莊簡。楊文懿公嘗曰：吾友三人，時敏、廷秀、鳳儀，皆始仕刑部，爲名卿。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爲郎刑部。時張岐以壽寧侯兄，從外臺躡僉都御史入院，公疏岐不可用，乞召故尚書王竑、李秉、侍郎葉盛，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論救得釋。尋郎中，廣東司司隸，輦轂間事多涉貴近豪戚，脅挾撓沮，公屹然不吐茹。外戚家冒賜額奪民田，勅公卽按項畝。公至真定，繞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令馮驩收債于薛，驩顧折券，矯賜薛人。今真定田祖宗以來許

民開種卽爲恒產不復增科以勸力農往年韓太監廣寧侯屢奏虐民賴先皇明聖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周或又復強詞飾奏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履畝奪小民尺寸地附益貴戚又逮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他日又有貴戚請荒田者上怒顧左右曰周或爲彭韶所持令朕負朝論奈何又以爲請耶當是時何喬新與公同官刑部純懿貞方並負重望成化六年陞公副使按察四川進按察使請王府葬祭停遣內臣及行人又劾雲南太監錢能冒貢珍竒擾驛遞十四年爲廣東布政使薦陳獻章劾鎮守太監顧恒非禮貢獻又劾市舶太監韋眷矯稱進奉私庇富豪輒亂舊章妄開新法民間力役更無曠丁籍上均徭豈有餘戶又劾珠池監丞黃福採捕禽鳥騷動雷廉又劾錦衣鎮撫梁海海者太監芳弟也芳見疏大怒會公應詔陳言條上漸不克終四事上不喜芳從旁言公每事輒邀名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聖○明○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調公貴州未幾吏部尹尚書屢薦公大臣噐上故知公名二十年遂陞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督糧儲明年召入爲大理卿未上又坐論內外官貢獻道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泰陵卽位交薦召侍郎刑部會浙江不靖勅公巡視公劾罷不職守臣誅其渠魁事遂定戶部言鹽法沮壞復勅公理

鹽法公繪、煮海貧人晒淋熬負折閱朋償之苦、節爲八圖、以獻、尋召入吏部爲侍郎、弘治四年、尚書刑部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兩廣巡撫秦紘發其奸贓鉅萬、景有挾欲破法擠紘、公竟抵景法、褫其爵、景贓入八百兩、忽降蠲旨、公言景贓十未及一、卽蠲、它日遂可營復爵位、爵位旣復、遂可營求征鎮、不可長、公在部二年、請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惠安、林俊嘗疏言、韶諡不副行、乞如葉盛、吳訥、魏驥等諡、不報、公孝友、直諫、寡慾、清心、儀狀歉然、不啻寒士、所著有國朝名臣錄、贊、莆陽文獻志、政志、文集、百餘卷、

卷十九終

